

剡源集附札記

一





剡 源 集

附 札 記

(一)

戴 表 元 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剡源集三十卷。元戴表元撰。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人。宋咸淳中登進士乙科。除建康教授。遷臨安。又遷行戶部掌故。國子主簿。皆以兵亂不就。元大德中以薦。除信州教授。調婺州。移疾歸。再以修撰博士薦不起。終於家。事蹟具元史儒學傳。表元所著剡源集。明初上於史館。宋濂曾序而刻之。凡二十八卷。其版久佚。此本乃嘉靖閒四明周儀得其舊目。廣爲蒐輯。釐爲三十卷。表元後裔洵復梓行之。王士禛居易錄稱海寧刻剡源集四卷。乃黃宗羲所選錄。非完書也。表元少從王應麟。舒岳祥游。學問淵源。具有授受。顧嗣立元詩選小傳稱。宋季文章。氣萎鬱而詞骯髒。帥初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其學博而肆。其文清雅深潔。化朽腐爲神奇。閒事摹畫而隅角不露。尤自祕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閒。東南之士。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帥初一人而已。又引宋濂之言曰。濂嘗學文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詞章之士。樂道之而不已者。惟剡源戴先生爲然。云云。於元人之中。推之獨至。今觀其詩文。信嗣立所論不誣也。

元史本傳

戴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稍長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習爲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旣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教授建寧府後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大德八年表元年已六十餘執政者薦于朝起家拜信州教授再調教授婺州以疾辭初表元閱宋季文章氣萎蘊而辭骯髒敝弊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時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並以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從而受業焉故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爲神奇嘗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施於人者多尤自祕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唯表元而已其門人最知名者曰袁桷桷之文其體裁議論一取法於表元者也表元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論薦而老疾不可起年六十七卒有剡源集行于世當表元時有四明任士林者亦以文章知名云

戴剡源先生自序

先生姓戴氏名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其世譜可知者六代祖居奉化縣小方門三傳而徙坊鄞又再傳而徙剡源之榆林先生生淳祐甲辰五歲知讀書六歲知爲詩七歲知習古文十五始學詞賦十七試郡校連優補守六經諭卽厭去遊杭作書言時政激摩公卿大人無所避杭學每歲貢士得三百員試禮都中者十人入太學謂之類申二十六歲己巳用類申入太學明年庚午試中太學秋舉歲終校外舍生試優升內舍辛未春試南省中第十名五月對策中乙科賜進士及第授迪功郎昇學教授癸酉冬起昇及乙亥春以故歸舊廬改杭學教授辭不就既而以恩轉文林郎都督掾行戶部掌故國子主簿會兵變走避鄰郡及丁丑歲兵定歸鄞至是三十四歲矣家素貧燬劫之餘衣食益絕乃始專意讀書授徒賣文以活老稚鄞居度亦不可久遂買榆林之地而廬焉如是垂三十年執政者知而憐之薦授一儒學官因起教授信州噫老矣大德丙午歸自信州時體氣益衰而婚嫁漸已畢卽以家事屬諸子使自力業以治養具然性好山水每杖策東遊西眺不十里近才數百步不求甚勞意倦輒止忘懷委分自號曰剡源先生因以名其集或稱質野翁充安老人云

重刻剡源集序

余自垂髫時游澤宮。見祠所謂剡源先生者。歸言之家大人。始知其爲先世也。稍長。見其遺文一二。因訪求其全藁。始知有剡源集。宋景濂學士爲司業時。嘗敍而刻之太學。而竟無從得之。旣而友人周羽可好其文。極力訪輯。頗得其全。而多所訛脫。余嘗從借得。手抄之。日夕覽味。始知前輩爲文。其命意構辭。必有準繩。不苟馳騁。以銜奇巧。每欲刻之。以程後進。而力未能也。邇以承乏。來典南太學事。因求宋公所刻遺板。而無有矣。乃稍加校訂。命工鑿梓。以完太學之舊。嗚呼。先生舉宋咸淳進士。未幾而國祚遷改。東西奔竄。甘於窮老。時江南搜訪人才。使者如織。先生名傾一時。而竟不之及。晚乃強就一儒學官。而無何卽棄去。此可以窺先生之心矣。晉陶元亮辭爲彭澤宰。而日娛於詩酒。千載而下。非有精詣之士。孰能知其解哉。余嘗謂淵明非詩人。而先生亦非文士。蓋無意於詩文。而詩文自不得不工者。此所以爲難及也。余故因刻旣成。而敬識之。以告世之學詩文者。萬曆辛巳春仲。四明剡溪後裔戴洵謹敍。

刻剡源集小引

剡源先生集。集宋剡源戴先生作也。先生生淳祐中。以舍生高等。登進士乙科。累教授建康。臨安。而雅好山水。間一濡毫。擿藻爲古文辭。若詩。往往匠心而成。追古作者。有聲枕林。然先生輒又敵帚視之。故非以此獵人世名者。至世之升沈晦顯。倏忽變態之當其前。一視如飛霞飄風。歸于烏有也。以故趙孟頫黃文獻諸公。一稱先生爲江南夫子。一樂道先生不輟。及郡國志乘所記載。先生高標逸韻。如丹霄紫霞中人。不啻古所稱田子方魯連之匹爾。先生於仕進。旣澹如。又不喜標揭爲名高。遂令曠世後無知先生者。迄于我明。宋潛溪氏爲一代鉅儒。博綜羣籍。搜訪遺編。得先生之文于殘篇斷帙之中。序次而表章之。顧于今幾三百年所。而先生諸作炳然藏于國史。副在名山。直與前代作者韓歐諸大家。並垂不朽。其於人世名。又烏乎逃焉。語有之。日月之光。匪燭火。雨露之澤。匪桔槔。所從來遠也。先生歿數世。有孫愚齋公。起家進士。爲明天子侍從之臣。尋擢司成。教兩都國子。敦行古誼。以身率先。士自勝冠以上。爭自修飭。以期無負。司成公教。而礪亦承乏南雍。備司成公屬。叨受知遇。謬膺校閱。得縱觀先生之文。而因知司成公所以有今日者。其樹德發祥。蓋有本歟。司成公不以礪不文。屬爲之引。顧安能爲先生志萬一。而懇寢司成公命。輒拜手僭引其端云。萬曆辛巳仲秋。賜進士出身迪功佐郎南京國子監助教後學東吳周汝礪頓首拜書。

戴剡源先生文集序

濂嘗學文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詞章之士。樂道之而弗已者。唯剡源戴先生爲然。濂因日購先生之文。絕不能以多致。會有詔纂修元史。命濂總裁其事。事有闕遺者。遂以上聞。遣使訪于郡國。竊以謂先生著作。有關於勝國宜多。乃屬使者入鄞。徧求之。鄞先生鄉國。庶幾有得之者。曾未幾。果以剡源文集二十八卷來上。濂始獲而覽焉。因而作曰。辭章至於宋季。其敝甚矣。公卿大夫視應用爲急。俳偕以爲體。偶儻以爲奇。覲然自負其名高。稍上之。則穿鑿經義。隳括聲律。孳孳爲華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擗掠前修語錄。佐以方言。累千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之爲。又稍上之。聘宏博則精蘊雜揉。而略繩墨。募古奧則刪去語助之辭。而不可以句。顧欲矯敝。而其敝尤滋。私自念詞章在世。如日月之麗乎天。雖疾風暴雨。動作無時。將不能蔽蝕其精明。獨怪夫當時之士。奚爲乏一人障其狂瀾耶。復念豪傑之士。何代云無。區區所見孤陋。故鮮能知之。非誠然也。及覽先生之作。新而不刊。清而不露。如青巒出雲。恣態橫逸。而連翩弗斷。如通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無直瀉怒奔之失。嗚呼。此非近于所謂豪傑之士耶。蓋先生七歲。卽知攻文。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升內舍生。旣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調教授建康府。又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會宋亡。爲元執政者薦之。起爲信州教授。先生年已六十一矣。尋遷婺州。以疾辭。後六年。終于家。初先生旣擢第。憫宋季詞章之陋。卽濯然自異。久之。四方人士爭相師法。故至元大德間。

東南文章大家。皆歸先生。無異詞。先生之沒。僅六十年。已罕有知其名若字者。殊可哀也。濂在史局。既命彙入儒學傳中。及司業成均。復將錄其剡源集者。歸以示諸人。而先生之鄉。有夏君閱者。來爲國子學正。方與先生之孫資先謀刻于梓。夏君遂以題詞爲請。且謂知先生之深者。唯黃文獻公。公旣不可作。子幸無讓。于是忘其僭踰。而爲序之如此。嗚呼。豐城之劍。荆山之玉。縱埋沒泉壤爲已久。神光上貫於霄漢者。終弗能掩也。其先生之文之謂乎。先生諱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

洪武四年秋八月望日金華後學宋濂謹序

重輯戴剡源先生文集序

余自束髮時耳先進言。卽知邑有鄉先生曰戴剡源先生者云。元史傳先生學博而肆。爲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爲神奇。及閱邑志。得中所載先生文一二讀之。誠然矣。誠然矣。雖然先生之文。不特志所載已也。意先生里中人。染化爲近。必有悉得先生之文者。於是詢之先生里中人。里中人弗知先生文矣。卽知亦罕有藏者。乃更詢之文學士。文學士有錄先生文者矣。錄非先生全也。嗟夫先生之文。矯訛翻淺。宗旨道原。明體發微。矩式才彥。若大車行途。而險者易者。弗能舍也。若利器宜用。而大者小者。弗能外也。若布帛菽粟。資民生活。而千百世弗能越也。乃今邈先生之沒。僅二百餘載耳。而先生之全文。卒不可得而見。豈先生。在當時。祕重著作。不妄與人。以故修文之士。罕有常誦。終鮮流布也。與哉。噫。非然也。文之上下。隨乎時。時之取舍。存乎人。人之輕重。由乎世。世之崇尚。係乎好。尙不以好。而世之重者。輕矣。世罔攸重。而人之取者。舍矣。人不知取。而時之上者。下矣。先生起家宋咸淳進士。未幾。而元胡當王。明賢淪喪。則時非熙隆之時。世非熙隆之世。而人非禮重文學之人。知先生者。惟趙孟頫氏。以江南夫子。歸先生耳。他何能尙。可俾世流布也耶。此先生甘心窮約。屢遷居止。爲避地計。而終不肯以文字獵名人間。其先生不得已之意乎。至我明德隆盛。彰文起學。始求先生之文。采入史館。而太史宋景濂氏。復序首簡。以表先生。於是學士大夫。旣知有先生。而又知有先生之文矣。然布之未廣。而家謄人錄之卷。或散于衰微。或壞于水火。往往好

尙文學者。知重先生。而不克得先生之全文。以資多識也。嗟呼惜哉。嘉靖丙辰。余過進士家。偶得先生全集之目。閱之。輒躍然喜曰。此足以綜先生之文矣。乃持是博訪。苟有所得。無論單篇斷續。卽手抄之。積至十五六年。而先生之文始全矣。獨詩集一部。僅備諸體。而散落尙繁。然後之人。有能舉一而知三者出焉。則先生之詩教。可無限也。隆慶壬申。余承乏西蜀。遂攜之官。退食之暇。復躬校閱。區分類聚。勒成三十卷。命吏繕寫。獲成全集。庶幾後之學者。知四明文獻。有如先生。而軌範文章。不獨韓蘇諸大家爾矣。因爲之序。以識始末云。萬曆元祀。歲在癸酉。夏孟。四明後學華東周儀羽可甫書于巴渝之官舍。

剡源集目錄

元史本傳

剡源先生自序

第一卷

記

仁壽殿記

奉化州學興築記

和靖書院記

美化書院記

稼軒書院興造記

銀峰義塾記

洛陽獨樂書堂記

溧水州中正堂記

當塗戶曹掾續題名記

剡源集 目錄

奉川驛記

三江鹽場興造記

臨池亭記

寒光亭記

耿氏時思亭記

喬木亭記

紫芝亭記

第二卷

記

遺安堂記

秀野堂記

清華堂記

質野堂記

愛蓮堂記

廣心堂記

居清堂記

陳氏不礙雲山堂記

水心雲意樓記

困學齋記

清容齋記

養心齋記

學古齋記

愛日齋記

謙益齋記

第三卷

記

清峙軒記

容膝軒記

餘軒記

省軒記

刻源集 目錄

清茂軒記

恕軒記

蒼翠樓記

充安閣記

松風閣記

拂雲閣記

潛窩記

壽樂行窩記

芷屋記

擬晉山房記

第四卷

記

陶莊記

董可伯隱居記

叢隱記

冰谷記

文溪記

西村記

秋山記

中枝山葬記

丹泉墓記

唐畫西域圖記

崇勝寺長生燈油局記

山陰慈恩院法華會記

寶陀山所見記

損庵記

竹溪道院真武祠記

順寧庵記

西原庵記

第五卷

記

會稽唐氏墓記

敷山記

戴氏剡源張村葬記

小方門戴氏居葬記

計籌山昇元報德觀記

程母二夫人祠堂記

固海宿雲山崇勝寺記

天壽報本寺記

法華寺興造記

第六卷

記

杭州祐聖觀記

婺源羊鬪嶺施水庵記

重建瑞龍威德寺記

邢州秀野堂記

徐氏報恩閣記

此樂堂記

冰雪相看之居記

晚香堂記

先天觀記

虛室記

第七卷

序

春秋法度編序

通解寤辨序

讀易蠡測序

左氏窺斑序

于景龍註朱氏小學書序

剡源集 目錄

陸宣公奏議精要序

汴略序

急就篇註釋補遺自序

左氏蒙求序

伍典蒙求序

昌國應君類書蒙求序

奇童烈女寶鑑序

程宗旦古詩編序

趙子昂詩文集序

尙書小傳序

天原發微序

先天圖義序

老子原旨序

王伯善農書序

禮部韻語序

齊東野語序

第八卷

序

潘可大孫子釋文序

大學中庸孝經諸書集解音釋序

仇仁近詩序

初寮王先生摘稿序

方使君詩序

桐江詩集序

周公謹弁陽詩序

張仲實文編序

趙君理遺文序

陳無逸詩序

李時可詩序

胡天放詩序

張君信詩序

張仲實詩序

白廷玉詩序

陳季淵詩序

第九卷

序

湯子文詩序

陳晦父詩序

洪潛甫詩序

許長卿詩序

李元凱詩序

董叔輝詩序

趙生詩序

國南仲詩後序

長汀和漁歌序

朱伊叟詩序

劉仲寬詩序

方端叟詩序

吳僧崇古師詩序

圓至師詩文集序

魁師詩序

珣上人刪詩序

珣上人再刪詩序

余景游樂府編序

王德玉樂府倡荅小序

第十卷

序

富春孫氏族譜序

秣陵翁氏族譜序

李氏族譜後序

臧氏家集序

襄中雜詠圖詩序

旌表節婦徐夫人詩序

賈母滑氏夫人詩序

東平杜氏祈岱宗事序

楊氏池堂讌集詩序

牡丹讌席詩序

八月十六日張園翫月詩序

北山小序

遊雲門若耶溪詩序

遊南巖詩序

陵陽牟氏壽席詩序

城東倡和小序

遊蘭亭詩序

客樓冬夜會合詩序

第十一卷

序

王丞公避地編序

王敬叔詩序

顧伯玉詩文稿序

紫陽方使君文集序

恆莊詩序

千峯酬倡序

陸孟孫字士宗序

袁鈞字德衡序

史景正字序

陳處度字序

王一初名字序

曹仲達字序

袁氏子字說序

史昭父字序

王仲昭字說序

第十二卷

序

陳公輔字序

陳養直字序

陳同與其弟周字序

字三友序

陳景惠諸子名字序

陳氏三子字序

趙氏二子字序

曹氏四子字序

唐氏十子字序

凌氏二子字序

朱使君七子字序

張訓之字序

道上人字逢原序

陸原章字序

送袁伯長赴麗澤序

第十三卷

序

送屠存博之婺州教序

送白廷玉赴常州教授序

送盛元仁赴吉水教授序

送杜子問赴學官序

送杜孟傳之石門洞序

送高虎臣序

送趙生遊吳序

送賈敏求序

送貢九萬詩序

送孔明遠序

送唐君儒序

送王子慶序

送陳養晦遠遊序

送鄭若晦遊建業序

送鄭聖與遊闕里序

送方中全北行序

送張叔夏西遊序

送王月友遊華陽洞序

送羅壽可歸江西序

送葉茂叔之淮安序

第十四卷

序

送鄧善之序

送貢仲章序

送曹士國序

送吳州判還番陽詩序

送趙學古歸永嘉序

送老甘秀才序

送宋吾省序

贈曹子貞編修序

贈黃彥實序

贈龔子敬序

贈相士歐陽生序

贈談星者謝生序

贈李公度歸三茅山序

送郭以南爲道士北遊序

送慶上人謁陳使君序

送恩上人歸雲門序

送子儀上人北遊序

朱尉開伯求葬親費序

送鉛山王亦誥歸鄉序

送柳道傳赴江山序

送鄭南仲赴昌化主簿序

送謝仲潛序

第十五卷

墓誌

安陽胡氏考妣墓誌銘

曾君墓誌銘

吳君墓誌銘

楊氏考妣墓誌銘

游縣丞墓誌銘

故玉林項君墓誌銘

故禮部進士徐君墓誌銘

游鄉貢墓誌銘

第十六卷

墓誌

吳孺人江氏墓誌銘

單君範墓誌銘

趙君理墓誌銘

陳府君功父墓誌銘

伯妣袁氏夫人遷葬墓誌銘

故道錄章公墓誌銘

康濟甫墓誌銘

故瀏陽教授李君墓誌銘

樓府君墓誌銘

孝善胡先生墓誌銘

張允甫墓誌銘

李思宜墓誌銘

第十七卷

墓表 墓碣

宋氏墓表

徐使君墓表

五山陳公墓表

徐耕道遷葬碣

周府君碣

第十八卷

題

題繆氏族譜

題新刊袁氏孝經說後

題徐可與詩卷

題陸渭南遺文抄後

題呂復初所藏大父放翁二詩卷

題寶葉真

題獎孝詩卷後

題董彥醇詩後

題趙考成遺事後

題姚秀實家藏陳所翁畫龍

題坡書歐陽公鶻鷁圖

題蜀蘇氏族譜後

題天台吳康肅公家藏朱文公遺墨

題貫休畫羅漢

題鄧秀才臨蘭亭小本

題秦景山遺橐

題曾道士祖師詩卷

題王秀才靈山籤詩

題趙幾仲詩編後

題畫

又

題盧鴻章草堂圖

刻源集 目錄

題陳留仇公訓子詩後

題畫卷

題十一子像

題胡瓌報塵圖

跋劉文節公帖

題溫上人心經

書張浮休郴行錄後

題梅庵柴君自書所作詩後

題孫常州摘藁

題趙郎中詩卷

題湯仲友詩卷

跋史和旨詩卷

題萬竹王君詩後

題蕭子西詩卷後

題王氏寓庵遺藁

題袁通父詞卷

題京兆劉侯事後

題雙溪王晦仲讀易筆記後

題婺源武口王氏世系

題周氏先世書帖

第十九卷

題

題趙子昂摹龍眠飛騎習射圖

題明皇聽樂圖

題洪厓圖

題怪水疎篔

題石鼓攷

題蘇氏三帖

題李端叔帖

題趙侍郎誥

題渡江諸賢帖

題方公刪定家藏諸賢墨蹟

題王初寮家帖

題晦翁書坤六二文言帖

題陳了翁合浦與弟帖

題翁舜咨所藏文丞相梅堂扁

題王希聖續漢春秋後

題茅生刻字後

題王理得山中觀史吟後

題陳強甫樂府

題陰符經後

題趙子昂琴原律略後

題王微仲孝弟類編後

題太學登科題名後

題唐師善談乘

題沂州先賢攷

題雪竇行紀後

題李常鄉試橐

題陳提學講義後

題徐山長講義

題王教授清湘講義

題陳獻肅公邦彥遺事後

第二十卷

跋 銘 箴 贊 述 碑

跋濂溪二程諡議

跋宋元獻韓獻肅二公流盃小飲倡和詩帖

跋吳侯二蜂說

瓶城軒銘

周氏彝軒銘

昉軒銘

朱漆印匣銘

復心齋銘

遜齋銘

寸屋銘

君子軒銘

奉化州庠小學箴

袁氏字箴

真贊二首

仇仁近真贊

鮮于君真贊

周義烏真贊

徐仲彬真贊

單吉甫判官真贊

韓仲友真贊

任仲端題真

塘上人眞贊

東坡雨行圖贊

蘭石贊

畫鬼戲贊

畫龍贊

千戶高君行述

東平趙氏述

奉化知州于伯顏去思碑

王氏子葬述

第二十一卷

賦

可竹軒賦

耕寬堂賦

寄安齋賦

一大庵賦

竹坡圖賦

縮軒賦

喜友堂賦

息齋賦

靜軒賦

容容齋賦

胡麻賦

蠅虎賦

碧桃花賦

觀漁賦

第二十二卷

史論

讀司馬穰苴傳

讀吳起傳

讀孫武傳

孫贖附傳

伍子胥列傳

孔子弟子傳

蘇秦傳

張儀列傳

樽里子甘茂甘羅魏冉白起王翦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范雎列傳

樂毅列傳

藺相如列傳

田單列傳

魯仲連列傳

伯夷叔齊列傳

孔子弟子傳總論

商鞅傳

刻源集 目錄

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四君列傳

第二十三卷

雜著

讀國語

讀孔叢子

讀蔡氏獨斷

辨孔壁傳

佩章辨

篆夸二氏誠

貓議

祭文

衆祭徐子方承旨文

祭張復山長文

祭趙丞文

代千奴監司歸祭祖考妣文

代祭王右軍祠堂文

祭告榆林廟文

祭張村千廚奧山神文

遷奉祠堂文

信學謁先聖文

先儒祠文

鄉賢祠文

土地文

中丁遷先賢祠文

祭徐母吳氏夫人文

榆林瓦嶺廟上梁文

第二十四卷

書啓

通謝張可與參政書

趙氏婚啓

回孫氏婚啓

回徐氏婚啓

范氏婚啓

舒氏婚啓

回弋陽趙教授啓

通燕右丞啓

通蘇教授啓

回凌德唐諸公啓

回舒子燕送鵝酒啓

代太學同舍內優成謝賈平章啓

疏

觀民開營造疏

石屏戴式之孫求刊詩板疏

抄題刊傷寒書機要疏

蒙古崔教授求路費疏

萬戶府靳提控求仕疏

趙道人北遊疏

翁舜咨疏

代史承奉謝安醮疏

鄧君疏

城隍廟修造疏

傳

二歌者傳

劄子

回袁通父秀才送喜詞并物劄子

說

漁說

諭

密諭

第二十五卷

講義

先進於禮樂 一章

子與人歌而善 一章

孟之反不伐 一章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一章

子以四教 一章

故至誠無息 三節

德不孤 一章

謙尊而光 二句

菁菁者莪 四章

仲弓爲季氏宰 一章

觚不觚 一章

回也其庶乎 一章

子罕言利 一節

祭如在 一節

第二十六卷

講義

子路人告之 一章

曲禮曰毋不敬 一章

天在山中大畜 一節

天官冢宰以九 一條

說命惟學遜志 一條

子路使子羔爲 一章

中庸其至矣乎 久矣

良治之子 馬前

善人爲邦百年 一章

伯夷叔齊不念 一章

後生可畏 一章

滄浪之水清兮 二節

惻隱之心仁也 八句

第二十七卷

古詩五言

九十八首

排律

一首

第二十八卷

古詩七言

六十五首

第二十九卷

律詩五言

一百首

律詩七言

四十九首

第三十卷

律詩七言

五十九首

絕句五首

二首

五雜組

絕句七首

八十八首

扎記附

剡源集卷第一

元 戴表元 撰

記

仁壽殿記代阮侯

慶元路奉化縣學仁壽殿成。縣尹丁濟以書諭於同知總管府事阮麟翁。曰：願有所述。麟翁曰：嘗學詩而竊聞詩之說曰：天下之生，未有無本者也。萬物本乎天，爲之子者本乎父母，而民本乎君。是三者仁之至也。而有報物莫壽乎天，天之壽不待物願之而壽也。然而孰不願之？若人子之壽其父母，則苟可以願者，無不至矣。此報之道也。昔者周之始興，其詩有七月。周之極盛，其詩有鳧鷖。既醉。周至于文、武、成、康，而仁其民至矣。其民如天如父母以懷之，懷之不已，則詠歌之。詠歌之不已，則相與持酒醪飲食，具樂舞，設祝嘏，以壽之。此人之情，亦報之道也。然獨至于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常棣、伐木之燕樂。天保之歸美，則疑若君私仁其臣，臣私壽其君，而民無所與。久而知之，則鹿鳴諸詩之所燕樂者，卽周之親賢中外諸臣所託命以仁其民者也。天保之歸美，則諸臣采諸其民而獻之，卽其平時持酒醪飲食，具樂舞，設祝嘏，而欲以壽其君者也。噫乎！休哉！洪惟皇元繼宋御宇，奄有諸夏，囊弓偃鉞，而天下戢其威，綢征緩獄，而天下頌其

平維茲海邦。遠在數千里外。慈仁所加。無間軒陛。故詔書每下。斥鹵之眚。巖穴之叟。投繯植耒。驩喜出聽。誠可謂千載一時。太平混合之嘉會。而麟翁及濟。適于此時。分受國邑。何榮如之。始麟翁佐治宣城。濟實爲附屬。迨麟翁之來。復相際接。誠嘉其廉明肅給之材。而出之以豈弟樂易。庶幾乎知古諸侯之職。而無愧于詩人之所稱說。今又因斯民休養之餘力。不煩尺符寸箠。而斯宮鼎成。以彰尊君報本之意。麟翁安敢不發揚而褒侈之乎。若夫作爲一代聲歌。以追繼風雅。使天子仁聲令聞。無疆無極。則學館諸生。必有美其事者。麟翁願竊有俟焉。至元壬辰秋七月望。

奉化州學興築記

古之齊民。一名爲儒。則其人所以自待。與官府所以待之。皆異。至於學校。雖有常居。而發政出師。養老習射。獻馘聽獄之類。無不在焉。然方其盛也。有優禮以乞其一言。俗之既衰。乃或欲毀之。而杜其議。政俗之益衰。上下始專守夫子遺言以爲法。故有廟以嚴鬼神。而有學以明禮樂。吾奉化猶爲縣也。廟學棟宇。幾爲兵廢。襄資丁公濟來爲尹。興之。縣既升爲州。相距不十年。而垣藩不修。衛防曠空。荆蕪被之。踐隧生焉。某郡王公某來爲守。怛然歎曰。茲非吾職乎。卽與同寮議興之。計其役賦。板裁均丈。仞章逢樂輸。胥徒驩從。不累旬。百堵齊立。于是增繪象。施蔽帷。鼓篋之堂。嵩呼之殿。風雩之亭。童衿之舍。缺完仆興。罅補茅塞。闢游有禁。觀眺有節。偃憩有適。瞻展有敬。重扃穹屏。修衢清浸。于于相仍。雲行星輝。噫乎美哉。州之耆老。遂相與燕樂。而謀勒文以頌公之賢。著公之惠。余自齟齬。實嘗從父兄居游庠序間。見魁儒鉅公。無慮百

數皆修衣冠。隆閱閱。歲時燕毛序坐。談古今久近文獻。亦或雌黃當世人物。孩穉輩立聽不倦。歸必充然有得。以余之愚。至今猶能縷縷記憶本末。如昨日也。每課試。縣大夫親命題。第賞格。慈愛教督如子弟。及以事相見。酬答如客。于時風淳氣厚。上下情義周洽。與前所稱古俗。殊爲未遠。願孳然眉顏。亦復蒼皓。猶幸及身爲賢侯之氓。狎見廟學之興。而詠歌德化之成。良可自慶。因爲摭實記載如右。而併綴所聞見一二。以勵吾黨。亦務謹重修飭。以稱官府見厚之意云。大德五年。歲在辛丑。冬十一月望。

和靖書院記

越會稽五雲鄉之石帆里。故侍講侍郎和靖先生尹肅公之墓在焉。肅公洛人。以學行名節爲程門高弟。艱關載而南。蓋晚年遂寓居越。死又葬越。越人慕而祠之也。宜元貞丙申冬。部使者曹南完顏公貞按越。有詣門下而言曰。越雖山州。而多儒先故實屬。時與文郡國有名賢者。許卽祠建塾。徵朱文公以涖仕嚴。戴處士王右軍以隱居。皆自教典有如肅公生依死藏于越。乃祠而不塾。非闕歟。前使者河南狄公嘗草創籌度。不果就。惟公圖公聞之。興曰。豈不在我。卽屬其事學官。學官以聞于提舉學事。以諗于郡若宜慰使。以上於省府。報下如請。先是。議易地于龍瑞宮之傍。以爲址。黃冠師世業也。不便。曹南公與郡侯忽哥兒通議。躬往相視。而得今卜北山寒。南日鑄。東樵風。迤而西石帆。石帆之陰。卽肅公之墓。岡溪縈環。墟聚綿密。越之名蹟。秦皇酒壺射的玉筍。陽明洞天之屬。一一在目。咸曰。蔚乎佳哉。議既定。里士亦發藻泊弟震。以地之比近者。欣然相成。其在民產。猶有所礙。則郡侯通議公捐俸金厚價買之。肅址始完。乃以大德

丁酉季春起工。訖明年戊戌仲秋。日纔五百有奇。鋤荒起廢。而成祭室講堂藏修之廡。庖廡之舍。凡爲楹一百有六十。祭器昔所無有。而新冶銅陶土。剛竹木製之者。爲事九十四。通塾之址。及田土之隸于塾者。爲畝二伯。其役之速。而民不病其勞。其費之鉅。而士不知所出。塾成。扁之曰和靖書院。而相與伐石。願記其始末。余惟天下之事。雖有皆知其盡善者。必人與時相值。而始能成。古之人賢有道德。可師於鄉。則死而祭于其社。在禮謂之樂祖。又凡始立學。必求其國之故而祭之。以爲先聖先師。國無其故。然後不得已。合于鄰。肅公之賢。其在越也。謂之當祭于社。謂之當爲儒祖。苟立學而求其故。謂之當爲國之先師。此事之甚善者也。然積之久。而無人爲之。有爲之矣。而不能成。迨至于今。始值曹南公以材御史高選。持節而來。實廉勁知大體。郡侯通議公亦由閩部使者移守至郡。寬明有慈愛。官師偕孚。材良勸趨。於是郡之賢士大夫。皆出而佐謀贊力。而終始經營辦治者。郡學正王君庭槐。是爲北岳右丞公謀孫。皆非偶然之故也。君子嘉其事之成。而爲越人喜也。曰。是不可以無記。是爲記。若夫肅公言行出處本末之詳。不特越人知之。天下學者皆能言之。此不著。其年八月望日。前進士剡源戴表元記。

美化書院記

美化書院以處之縉雲。美化鄉得名舊矣。當江南初創時。宗正寺主簿陳公大猷。以名大夫。太傅喬公行簡。以材宰相。相與極力鼓動。絢飾。穹碑鉅榜。隆棟宏址。美化雖在縉雲窮山中。一日而名字聞于天下。膾炙于縉紳章布之口。然書院立未百年。兵燬及之。悉化而爲蒿萊燼礫。問其本末。則已無有道之者。元貞

二年秋九月。四明陳君天益始被絳綬。來爲山長。於是事屬平定。前涖是官者。薄其地迂廢瘠。往往託故不至。禮殿六楹。孤立風雨中。肖象弗建。奠謁靡寄。饗糧祭器。若其他供養居止之須。種種匱乏。君曰。是欲誰諉耶。卽易瓦補塞。修甃窒漏。設素王之容。倡先賢祠。屹門闕。翼廟廡。秩豆籩。諸事旣以略備。乃率先置養士田十五畝。繼而詢荒覈耗。經理而得田。及諸儒所助。通一頃六十四畝。由是春秋之祭費取焉。朔望之膳具取焉。師長職員之稍給取焉。月有書。季有考。雍雍于于。雲興谷應。巖居之叟。塗行之子。嗟呼歎詫。以爲不圖荒涼契闊矣。而復有歌舞零觀。鬻相之圃之感也。惟講書之堂。以役重未就。大德元年冬十二月。廉副使拜降公。僉事完顏公。臨其地。嘉前事之有緒。而欲雄其成也。以屬邑主淮安翟侯。翟起望族。年方壯。有材識。尤致意學校事。人勸趨之。遂增臺門。新宮垣。至明年十月。而堂竟成。完顏實始大書美化書院額。亦書其堂曰。美化堂。於戲。美化之於縉雲。縉雲之於處。視秦漢郡縣鄉聚之所隸屬。地不加大也。處有學。縉雲有學。美化復有書院。視周人之序而庠。庠而塾。學不多加也。而君子論古常若有餘。驗今常若不足。要非皆人事之咎。勢或有所待焉。周法取人用鄉舉里選。秦漢以兵以貨以吏。至擇經術生。猶多本齊魯。法之益衰。始有科舉。今此事且止。士庶幾返本趨實。而令宰如翟侯。師儒如陳君。適皆能效職于下。知體要。急名教。如兩使者。能大宣其道于上。將見人人閔散。黨正不暇書。家家毛伏。儒林不勝傳。禮俗匝于寰區。王風盪乎無垠。而美化爲之兆矣。遂相帥礱石聘文。願著興作之始。以貽永久。余不得辭。因次第而爲之記。

稼軒書院興造記

廣信爲江閩二浙往來之交。異時中原賢士大夫南徙。多僑居焉。濟南辛侯幼安居址。闢地最勝。洪內翰所爲記稼軒者也。當其時廣信衣冠文獻之聚。旣名聞四方。而徽國朱文公諸賢實來稼軒。相從游甚厚。於是鵝湖東興象麓西起。學者隱然視是邦爲洙泗闕里矣。然稼軒之居未久。蕪廢。辛氏亦不能有之。辛已歲。太守會稽唐侯震。因豪民之訟。閱籍。則其址爲官地。明年乃議創築精舍。以居生徒。纔成。夫子燕居。及道學儒先祠。而唐侯去。其冬。番禺李陽雷初至。遂始竟堂寢齋廡門臺。諸役成。而扁其額曰廣信書院。甲戌歲春也。書院成之二十五年。是爲大德二年。戊戌。官改廣信書院。額還曰稼軒。而棟宇頽敝已甚。又五年。北譙朱侯霽至。展謁見之作。而曰。茲復誰諉乎。卽屬山長新安趙君然明。極力經理。初書院之爲廣信也。計屋不啻二百楹。浮瓦鋪綴。不支風雨。及整頓完損。迄成堅廈。講廬齋房。儲倉膳庖。會朋之序。休客之次。通明之牖。備禮之器。於昔所有。必補。凡今所無。必具。植都門。繚周牆。甃文逕。余嘗以暇過趙君。岡巒回環。榆柳掩鬱。長湖寶帶橫其前。重關華表翼其後。心甚羨之。問水堰曰。是中可種萬頭魚。今以蓄洩水處也。問松臺曰。是稼軒遺跡。舊植柏千株。今增之成林也。問桑圃官池曰。是稼軒所耕釣。今表而出之也。問湖上門曰。是舊塗。自西循河南東來。今始復也。問新井曰。是舊鑿。今得諸涯莽中。修浚而汲之。非新井也。問地廣袤若何。曰。是西北曠土。皆稼軒故物。爲營卒所侵。吾請于官得復。而萬戶府又約束之。使無擾也。問土役多寡。財計贏縮若何。曰。吾力何以及之。此賴郡侯捐俸倡助。而諸人相與成之也。問餘役尙幾

何曰。吾所欲就。何有極。使不以滿去。將專祠辛侯。別置小學。作一亭名倚晴。以眺靈山諸峯。一亭名魚樂。以俯西池。一亭名盪鷗。以復湖心之舊也。嗟夫人嘗言有才不得位。及有位何嘗見其才。顧其志何如耳。一精舍之在廣信。于事未係輕重。識者以是覘風化厚薄。吏治賢否。自唐李二侯去。又廢幾何年。而僅遇今朱侯。其間豈皆無位而不爲乎。若趙君以一癯儒。領空塾。能成賢守意。興重役。其才志彌不可及。謹爲撫實登載。本末於石。以勸來者。

銀峯義塾記

銀峯義塾者。饒德興余文夫氏之所築也。銀峯。饒之勝處。余望族。文夫。雅士。居望族。得勝處。不私以爲遊觀憩舍。而藏書闢館。欲與同志好學者共之。誠哉其可以謂之義矣。初文夫之先。有以長者稱于鄉。嘗求聚遠樓。詩于蘇學士文忠。文忠褒贈之。其後有朝散公。又得趙丞相忠定題。其居之歲寒溪。累傳而至曾祖鄉貢公。遂用所學。教其子遂昌尹。以進士科爲通儒名大夫。是爲思齋先生。思齋及游新安朱晦翁之門。居家註感興詩。及蔡氏三問解。與夫性理諸書。悉行于世。思齋之子聚齋公。仍以進士業貢于鄉。而值舉罷。不得盡試。文夫濡染家教。自其妙齡。如龍馬駒。未調而知步。如器車材。不削而成軌。性復高爽。不動于勢利。進取兢兢。然惟恐墜思齋基構。是懼而銀峯之塾興焉。塾既興。不遠重江。複嶺。介友人囊底。以謁文於余。余惟文夫之興是役也。有二。其一曰尊祖以知本。其二曰廣教以美俗。知本義也。廣教亦義也。而余之所期于文夫。則不止于是。按塾之名起于禮記。禮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四

者疑皆有師教之。而古者學無專官。師無常員。竊意惟國學有司徒樂正宗伯之屬。庠序則黨正。遂大夫等官自爲之。而塾者二十五家爲閭。而父老之不仕者。坐于門側之室。爲左右師。以時督其子弟。是之謂塾。德興于饒爲多士。文夫歸而益以義致其老成。而賢者禮之于家。休之以車輿。几席。導之以書冊琴瑟。與其少壯而材者。納之以介僕之祝。習之以笙匏俎豆。使德聞流暢。情文周該。將有魁奇英博之士。彈冠束帶。輕身千里外。慕義而至。而況銀峯蘇趙之風聲潤澤。未遠於耳目間乎。余雖老。落成之餘。尙能爲文。夫賦之。至大三年。歲在庚戌。孟夏哉生明。婺州路儒學教授剡源戴表元記。

洛陽獨樂書堂記

司馬溫文正公居洛陽。以道德文章功業爲中原純儒名臣。當昇平之時。享謙靜之福。所與遊。如文潞公。邵堯夫。二程夫子。蘇子瞻之徒。又皆一時天下妙選。而其獨樂園者。叢然在諸豪貴間。幾不可比數。人以公故。亦屢喜遊之。竊計洛陽雖名區。去之千百年。欲復求時遇其人。似不可再得。公沒未幾何。事果有不可言。凡昔之王侯將相。華棖繡戶。文軒暢轂。弦歌鍾鼓。衣冠玉帛。相與動心盪目。以爲承衍之娛者。舉一轉而爲荒蕪茂草。獨其山川猶存。不過寒蟄野兔之往來。弔勞窮寂而已。而行人過客。樵夫里老。下及兒童婦女。道及洛陽故實。則誦司馬公之德不衰。夫一司馬公。生而狀貌無以逾人。雖爲相。居位之日淺。被服清苦。無異窮書生。不知何以能得人之歎慕若是然耶。大德丙午歲。余遇衛君用于信州幕府。君用洛陽人。問其故。曰。洛陽之事。則旣然矣。抑獨樂園亦不得爲司馬物。吾圖之百端。幸而僅有之。願吾家自高。

曾大父以來。世世知讀司馬公之書。且知慕公之爲人。今驅馳北南。髮漸種種。洛陽之俗。猶爲近朴。欲以其地爲祠塾。仍榜曰獨樂。以存先賢之化。又他日更有餘力。則買田賦粟。以供諸生之稍食。庶里中後生小子。可以共學於戲。茲非司馬公之遺風休澤。所以覃被其後人者乎。士大夫患無志。不患無位。君用清勤謹恪。知體要。敦雅實。是真能學司馬公者。後有道龍門嵩少而來。言獨樂之役。將見堂廡告成。深衣釋菜。重席養老。使洛中之人。長者興慈。幼者知孝。雍雍于于。復還盛時舊觀。皆君用之賜也。因書以爲記。

溧水州中正堂記

中山、溧水之望也。溧水自爲縣時。官治嘗面之以臨民出政。其氣勢清嚴秀重。與人情相稱愜。縣志以爲賢宰史侯彌鞏之所規構。有正堂、琴堂、蘭堂。諸目相去八九十年。仍之以兵革。棟宇毀廢。縣亦升改爲州。乃稍別築聽事。退食之居。而倥偬久不能備。大德六年秋九月。知州汝南郭侯敬始擢浮費。乘餘力。創後堂四十楹。然後會寮有容。休勞有次。展遠有眺。思深有憩。且復置元幕于賓營左。挺公廩于吏舍右。戒石之隙。蔭之古槐。門臺之表。飛以麗譙。至于秦淮一河。油油洋洋。與山趨迎。絕爲州境。佳處則新亭俯焉。耄倪士庶。來游來觀。驚嗟歎惜。誇未嘗有。侯因民之樂。旣率長佐舉酒樂之。總衆役之最。題其堂曰中正堂。曰吾爲吾州。求無慙吾中山。且不忘史侯舊名也。噫。今人居一官。攬其土之美。懼不廢。不懼不能稱。作事未分寸。務求掩前人而專之。若郭侯之顧名思義。希賢勵志。宛然有古君子風度。非可以世俗論。史侯四明人。於余爲鄉先生。其家世父兄踵台輔。能自立。不附麗。卒以學行政業。著稱于時。郭侯治溧水。廉而知

體。慈而守法。蓋與史侯異代同道。蓋斲石爲州民紀之。俾勿壞。

當塗戶曹掾續題名記

士大夫居今時。而能輕旦暮之憂。以爲千載之計。可以謂之難乎。曰。難也。貢舉盛。而人不崇世官。一介之賤。初脫畎畝。就祿州縣間。視簿書期會。非素習。其志拘而力窮。雖有多能。鮮有所作爲。持之僅三年。幸不以罪斥。輒相顧有滿色。又暇責其餘哉。惟戶曹在諸掾中。職最優。責最輕。意欲最易於上通。有才者居焉。往往擅一府政。凡始調于吏部。率得之。夫其若是。宜可以行志。而樂于名高之人。乘其少事。又置之若不屑然。曰。吾不過爲歲月回翔而已。嗟夫。食焉而無愧。事焉而求有成。自古聖賢猶難之。今也不謂吾不堪其官。反謂官不足充吾身。寧非欺乎。上饒楊性叔敏愿而文。方盛年。已能颯然取天子科第。爲當塗戶曹之次。蓋以餘力。大治其學。六年而後。至官。至則廉聲騰馳。讖議川決。前後部使者。郡太守。驚其能。屬委叢疊。君晝坐議舍。理案牘。夜歸繙讀書傳。其說以爲世之言儒者。必擯吏。習吏者。必違儒。將融操異。以適于世。用是。旣蛻去州縣之拘勞。而復無樂於名高之累。其擇術審。而用心宏。待己尊。而期澤物也急。卓乎有可稱已。垂去。以故事當題名。而舊石久已溢。顧瞻慨歎。懼愈久。愈失其傳。乃爲續立石。而遣使徵記於余。余聞物之久莫如石。先秦以來。古文奇字。載于石者。必傳。然徒以久而不以賢。古之賢而能傳。傳而久者。則不賴于石。是故以石而傳人。不若以人而傳石也。性叔旣身勉之。且推此以勵後之人。使官學于斯者。皆能內不慚于心。外不慚于政。上不慚于君。下不慚于民。近不慚于朋友。遠不慚于簡書。雖微此石。千載

之下。固將開其風而慕焉。而況有以詔之乎。性叔名應桂。今石蓋自授君代者。施君有政起書云。

奉川驛記

浙江東行數百里。將窮而爲海也。其州曰明州。明州之海益東。而南行數十里。江之支流亦窮。而山興焉。其爲縣曰奉化。奉化苞山根江而掖海。其形望於明州。雖最高。而土壤峭瘠。津塗阻艱。行者病之。凡西人之捨水而欲東。與東人之辭陸而欲西至者。皆失其便。故濱浙之塗。通直船官騎廢。而奉化無有余攷地。誌奉化在秦漢前。蓋介于百粵甌閩之交。當先王統一盛時。政役之所不加。王人使客之所罕至。其館置疏闕。非意故略之。勢有不可得而設也。然近世事繁難。概于古前。有縣者嘗屢創驛。隨作隨廢。會有聘問發召期集之事。節傳猝至。則寓諸民廬。喧隘擾雜。客主交愧焉。今令襄資丁侯濟之來。喟然歎曰。是不可久。且每至而煩民。吾何安焉。乃相土度材。得廢址之在官者。成屋之當規爲驛者。于民廬之東。崇拓而增營之。風雨蒿萊之場。塵煤螢燐之區。忽焉而垣闔具。軒寢立。先是主簿李君大用實倡其畫。及是。二丞王君澤。白君龍。志同議諧。功用大集。計屋之楹。至于百有五十。計功。至于百八。計日。至于七十。而官與民俱不知其勞。起事于季秋庚戌。訖功于仲冬己未。驛成。因其名。名之曰奉川。曰。吾以存國俗。名其堂曰德星。曰。吾以賓賢德。噫。嘻。美哉。于是縣人樂侯之成。嘉侯之勤者。相與過余而謀曰。茲事子不可以無記。余惟侯之可紀者衆。以余之爲民于茲邑。自侯下車。見其當兵燬之餘。日夜與其同僚。彌其缺敗。振理頽廢。昔之撤牆夷竈而逋亡者。今皆歸尋其廬。有居處之樂。而侯之所興築。若廟學亭治。賦饑之局。祭社之壇。蔽

獄之戶諸如此類。何可枚數。而專美一驛乎哉。顧侯之通明廉愛。無一役不矜乎民。凡以圖久安而除其數害。有古循良吏之風。則吾父兄弟。宜不可泯滅不著。夫紀當世賢大夫之功行。而推考其里俗山川風土之盛衰興廢。此儒者之職也。余不敢辭。遂以爲記。

三江鹽場興造記

古之君子。先民之勞而後逸其躬。故雖不急于崇繕修美居處。至于政成力暇。因人情而興公役。賢者亦有取焉。越三江鹽場官舍。歲久廢壞。前任事者。謾不屑意。元貞十年。場之長官改陞司。令爵在七品。而大梁曹侯自公府高選。實來爲之。鹽法繁壅。戶額等第不可均。民無完心。侯至。覈枵實。酌強耗。推籍土業高下。宜增而增。宜縮而縮。不旬月。逋流還歸。盜販清息。昔之焦熬憔悴。晨旰鬻鬻。而莫之給者。一鞭不施。談笑辨集。官吏坐曹而相慶。父老擁空而交賀。於是鋤荒剗汗。鳩堅蒐良。於聽事故址。新宴遊憩息之室。以人人計者。三十有奇。使客有歸。節將迎也。僚史有聚。協官守也。輸納有藏。謹賦計也。臨洫有容。嚴發召也。觀眺有娛。宜體勳也。總室之大有堂。因舊而扁之。曰清安。嗟乎。今人之材。有悉其聰明敏決。僅周於簿書筮楚。而不暇乎他營。若古之運甃者。亦有風神高曠。視吏事不足浼我。而寄託於耳目。心體偃仰之樂。若柱笏西山之爲者。此其道。皆有所缺。若侯之精羸不遺。清恪兼至。進盡奉職之能。退全養志之適。役之不威。而政足以成物。勞之不私。而仁足以比後。蓋非謫儒健吏所可窺識。人由三江來。頗能談侯隆寒溽暑。躬造場亭。家撫戶諭。餼糧不屬。至自備餐糜以濟其饑乏。秋賦足。置公堂上。坐飲賞賜之人。人得其驩。其

虧賦者拱手跪膝。使之自悔。余聞近民吏。有父母之親。師保之教。寧非是耶。侯名實。字秀實。前歷江西行中書省掾。和州經歷。皆有政績可績。通文學。其材方鄉用於時。官且滿。士民感咽填訴。持其車不聽去。而相率來請於前進士剡源戴表元。願書其事于石。以著永遠不忘侯德。且勸後之爲是官者。遂不辭而爲之記。大德三年歲在己亥春正月望日記。

臨池亭記

臨池亭者。山陰右軍祠塾之別築也。祠塾始自部使者東平王公侯。按郡乘所載蘭亭舊跡。以全氏廬爲之。官爲置塾。長聚生徒。講學其中。及是十年。而東楚湯君。室實來。既大出義理之學。教塾徒。餘暇巡行丘壑。周視垣宇。慨焉有興。弊飾陋之意。乃先修右軍祠。增繪象。設龕几。凡所以展奉嚴事之具。必與禮稱。地迫山麓。遇甚雨。湍決。則水流堂間。爲甃石渠。以疏其餘。有好事者。蓄石本蘭亭序。甚善。幸見與。因併刻諸詩暨傳文之類。分置兩壁。塾事幾略振矣。惟墨池之在江南。往往而有。此正永和修禊處。反闕不具。遂捐俸倡率諸生。又亟謀于時僚之賢而文者。東平彭郎中榮祖若。右軍之遠孫易簡潤之等。志諾力均。爰相爰鑿。于是就面勢之宜。得池於塾西。而翼之以茲亭。亭成。伐石請誌其事。余惟古之名人。能以其所長。行世不廢者。未有不始于勤勞。而成於有以自重。今右軍書擅天下。學士大夫極力模楷之。幸且有得。莫不脩然內暢。以爲清修妙解。雖連城之富。三公之貴。有不與易。而是邦之山川形勢。前後名馳勢驅。計不知凡幾。何車轍馬跡。獨右軍遺事。令人追慕不已。良必有激摩動盪於翰墨之外。此臨池之所以爲美也。湯

君年方富。尊賢好古。能行其家學。居職不以營斗升苟歲月爲事。志於興文美俗。又方謀增置田租。以完教養。其事可書者未艾云。大德五年歲在辛丑仲夏。既望戴表元謹記。

寒光亭記

寒光亭在溧陽州西五十里梁城湖上。亭之下爲寺。曰白龍。歲月湮漫。不知興創之所由始。宋元豐間重修塔記稱。父老相傳。已七百載。則沿而至今。可知其久也。東閩浙西淮襄。宦客遊人之所必至。至必有歌詩詠歎。以發寒光之美。無虛覽者。張安國。趙南仲。吳毅父。雄詞健墨。最爲人所推重。而棟宇垂廢。不足以相暎發。州有進士湯君。以文辭爲之徵。施於江湖之往來。值一二名公卿喜之。亭得改立。如此十年。又廢。大德辛丑年。進士君之諸孫。實來相游尋。顧瞻徘徊。則昔之華棧畫檻。惟荒榛存焉。喟然曰。茲亭之興。吾祖固有力。今安得隱其勤。傾貲庀工。亭又加築。既又捐田白龍。以爲修葺之助。功完事具。寺僧乃爲進士君置祠。而來徵記于余。人嘗言江南佳山川。造物者靳畀于人。而惟僧佛者。可以得而居之。是蓋不然。人之獲如此意者。孰加於王侯將相。彼其占形勝。營園池。斥臺榭。徒欲樂于其身。有餘。丐及於賓游。僮伎。僧佛之樂。常願與人同之。故人之從之。材者不吝於言。仁者不吝於財。無怪也。此非惟有數。而用心之公私廣狹。吾徒有愧焉者多矣。豈止於係一亭之興廢而已哉。進士君諸孫曰德裕。曰佑孫。寺僧曰祖慧。余剡源戴表元。十年丙午秋季二十六日記。

鄆耿子都之先墓在泰山東汶水上。子都既出仕游四方而心懸懸不能忘也。一日以諗余曰：吾家由高曾以來，愴于兵，顧兆域雖存而榛蕪莽然，樵芻往來，蓋嘗與宗黨謀築一亭以爲展省之地，而名曰時思。子幸爲我記之。何如？余惟子都之不忘其親而思之於義既得，而於名既稱，而其禮不可以不知也。人之於親，苟欲盡其情，何有紀極？先王每爲之節，使弱者可及而強者不能過，如死之戚，如狂如迷，如逃亡無所歸，比既葬而虞而卒哭而禫，遂返服復寢而哀散矣。至於葬也，所以掩藏而安之，而不敢修不敢易，且不敢瀆而祭也。然此猶論其近，親愈遠者，祧愈嚴，服愈降者，諱愈略，故無見於目者，無想於心，先王懼其然於忌日也，以爲終身之喪，而春秋時祀如見之於齋，君子之不忘其親而思之，其慎諸此而幾矣。抑余於子都有思其大者焉。耿故大宗而鄆齊魯儒府也。耿自得姓以至於子都，凡幾世，世凡幾兵，兵而得完者幾家，家完而得衣冠登仕籍者幾人，同枝而獨榮，氣必有所鍾，同源而獨清，流必有所濼，子都於此時時而思之，爲人子則思孝，爲人臣則思忠，爲人長則思慈，他日功成名遂，行高爵尊，懷章而歸，故鄉下車而入里門，父兄子弟，燕毛慶飲，姻游鄰舊，牲牢迎勞，然後除道拜塚，燎茨告恩，虎羊躡前，冠劍立後，使士大夫往來山東，而道茲亭之下者，瞻阡名而致肅，讀題表而太息，將見儒林榮之，鄉評稱之，曰：噫嘻，耿氏門幸哉。有後如此，不亦美乎？子都爽然而覺，欣然而諭，曰：吾雖初願不至於是，是子之言不敢辭，因書以爲記。

喬木亭記

喬木亭在清河張君燕居之東。張君望清河籍西秦。其先世忠烈王嘗以功開國于循。而邸于杭。子孫五世而所居邸之坊。至今稱清河焉。余兒童遊杭。見清河之張方盛。往來軒從騶蓋。填擁歲時會合。鳴鐘鼙鼓。笙絲磬筑相譟樂。飛樓疊榭。東西跨構。纍纍然無閒壞。豈惟清河。雖它貴族。蓋莫不然如此。不數十年。重來杭。觀宮室衣冠。皆非舊物。他族亦皆湮微播徙殆盡。而惟清河之張猶存。余嘗登所謂喬木亭而喜之。風煙蔽遮。林樾清湊。美乎哉。其可以庶幾古之故國喬木者乎。主人對余而歎曰。嗟乎。吾喬木乎。是亭者。幾不爲吾有。吾幸而復得之。吾生于忠烈之家。自吾之先。未嘗無尺寸之祿。當其時。出而逸遊。入而恬居。耳目之於靡曼妖冶。心體之於芬華安燕。固未嘗知有喬木之樂也。自吾食貧。不免於寒暑飢渴之患。吾之處世。不待勸而休。涉事。不待困而悔。日夜謀所以居吾躬者。百方欲復疇昔之髣髴。不可得。時時無以寄吾足。騁吾心。則瞰好風景佳時。取古聖賢之遺言。就喬木之傍而諷之。其初不過物與意會。久而覺其境之可以舒吾憂也。爲之徘徊。爲之偃息。爲之留連。不忍舍去。故倦則倚喬木而憩。悶則扣喬木而歌。沐則晞髮於喬木之風。臥則曲肱於喬木之陰。行止坐臥。起居動靜。無一事不與喬木相爾汝。蓋吾昔也。無求于喬木。而今者。知喬木之不可一日與吾疎也。吾是以必復而有之。余聞其言。益驚喜。昔人有欲存謝公宅者。云愛召公者。愛其甘棠。有文靖之德。而不能芘數畝之宅。李衛公愛平泉草木。至自作記戒子孫。夫勳名世祿之家。自不能保其存。而使子孫存之。子孫又不能存。而使他人存之。今清河忠烈王諸孫。乃自能以力學好修。存其先業。至於皆仆而獨完。幾棄而復振。不惟無愧於後。而反若有光於前。真美乎。

哉。於是張君止歎而作洗酌而謝曰。非君吾亦不自知吾美之至此也。蓋書其詞於吾亭以自勸。且亦勸後之人。

紫芝亭記

集賢直學士趙君之隱居。在德清龍洞山之陽。大德庚子歲秋月。紫芝生其游亭側。山翁里老。驢傳奔覩。驚未嘗有。集賢君既喜而以名其亭。而來諗於剡源戴表元曰。願有以誌之。何如。余惟天地山川雨露之所生。草木之華實。一一皆有益於人。惟芝之爲物。疑若世外無用之寶。可以爲祥瑞頌詠。而不係于朝暮之所採擷。寒暑之所服襲。又芝爲種不一。色亦異產。往陶隱君葛稚川之徒。皆嘗以載之圖錄。登之藥餌。然富貴而好者。力求有不能卽獲。獲之而疑者。輒不敢服。則名字徒存。不過以備異聞資廣記而已。紫在其類中。差可致服之。可不必疑。其卽之郁而柔。藏之忍而堅。近于有德君子。故自秦漢間。隱逸如商山四老翁。歌之以爲高。唐士大夫如元魯山。字之以爲賢。而今集賢君名之以爲瑞。蓋異世而同賞。不相謀而相協也。雖然。余於集賢君有所贊也。集賢本承平故家。以英才俊氣。清識雅藝。爲世所不捨。入儀館閣。出坐方岳。五轉而來。攝領東南之庠校。天下士被其歛睡者。噓爲祥風。飲其膏沐者。潤爲榮河。顧何所不可得。乃方披棧枿。發蒙翳。求一丘一壑。如老將焉。是當其方隱而不拒於出也。迹未嘗不似商山翁。旣出而不難於隱也。道未嘗不若元魯山。且其實不傷窳。華不病翬。名生于無用。而愛緣於不切。人之役之勞固多。而天下之逸之暇亦不少。則夫是芝之生。豈非亦如娛其幽羈。而慰其晚暮乎哉。集賢嘗語余。龍洞奇

甚。山逆溪迴。迥而上者二十里。古之至人所居。土爲之不曠暴。物爲之不疵癘。竊意山之綿絡附麗。靈根異蘖。如是芝者尙衆。旦夕從君遊。取龍洞泉。蕩滌腸胃塵垢。然後庶幾一遇道家所稱胡麻石髓之類。仍用餐芝法。雜鍊之。遂成二老。優游往來。永無飢渴。聊以燕樂。聊以引逸。不亦可乎。其歲冬十二月朔日記。

剡源集卷第二

記

遺安堂記

辛卯之春。余遇滄陽馬德昌於松江之上。於時。浙西水。德昌以臺僚銜命。發粟賑飢。所至州縣吏負弩矢。郊迎先驅。候官簪塗。廢師秣騎。德昌巾褐坐治事。聲煜煜甚。余深歎羨。以爲大丈夫如用於世。固當如此矣。一日。少閒。愀然謂余曰。吾無樂於是。吾家故農夫。聚族滄陽。世世以耕田讀書爲樂。無肯去鄉井者。至今大木累十圍。纍纍然馬氏族葬處也。自吾先大夫嘗遇一隱君子。教之曰。子異日必不免仕。吾見世人仕者多貪。子能不貪。而有以及物。卽甚善。先大夫異其不凡也。旣而果不免一出爲州典籤。尋棄歸。享上壽。浮沈以終。先大夫性本廉。在官以事活百千人。亦如其所云。旣歸。築一堂。用龐德公語。名之以遺安。曰。我不免於隱。君子之言。若吾子孫。自當如我志也。洎吾之身。與吾昆弟。則皆不得如先大夫之言。浮家南來。驅馳霜露。衝冒暑潦。所樂能幾何。孰與吾滄陽田里間。歲時豚酒相徵逐。臨流坐樹。歌呼散步之爲快哉。且先大夫遺吾以安。吾廉。吾勤。吾慈。吾儉。吾不敢慚吾先。庶幾不辱先大夫之力。至於吾心。其何以安乎。余聞之。爲之肅襟正容。三抑氣。然後敢復語。夫德昌之所以賢。與其先大夫之賢。豈非古所謂君子人。

哉。蓋自井法廢而士始不安於耕。居畝畝者不談說游官。則迫於賦稅征戰。周衰已然。矧於今日。吾見草野書生。朝乘高軒而暮恥其故居。不可旋馬。行遇父兄。時常所往來。有厭然之色。語以龐德公事。不可入於心。況又使聞禹稷伊呂之風哉。今吾德昌家世儒學。潛光樸質。蓄止不洩。至於賢父子再世。始聞於時。蟄震遇啓。隱璞遭識。聲明潤澤。宜有不得而蔽者。而方謙沖掩抑。欲尋龐德公本語。求安田里。豈不高哉。雖然。德公之道狹矣。古之君子。不皆以不仕然後爲安。而德公鄙朴。過當視之。計較於人已禍福之間。其達纔勝於當時愚者而已。然自其子姪。如士元輩。已不用其語。若德昌父子之道。可以仕。可以不仕者也。德昌年方盛。仕方始。當世決未見捨他日功成而歸。杖行几坐。洋洋乎以詩書禮讓益厲其家。又以化其鄉人。使滏陽之俗。農於郊者。見其遜耕而敬。醴也。儒于庠者。見其睦嫻可書。而秀孝可舉也。當是時。馬氏之道。其及物爲何如。夫及物廣者。天之報亦廣。然則馬氏之安。非人遺之。天亦遺之矣。德昌曰。不敢知。不敢知。抑或然者。先大夫之慶也。子併爲我記之。

秀野堂記

宣之北爲淮。其土氣雄深曠寬。故其人惛愒。力勤而趨本。南爲浙。其土氣清妍沃溥。故其人開朗。多聞而好禮。宣人介而中居。隨其性之所欲而遷焉。有南瀟湖。盤涵宣傍數州。而宣占什七。宣之鎮山曰麻姑。臨其上游。岡林蔽遮。雲物噴吐。隆隆然自成一島嶼。而岸湖之州。地偏勢隔。不立廢置。非富商貴官之所趨走。淮浙之氣。兩無所入。靖康中。武德貢大夫。自蒲城始來居湖之陽。幾二百年。而大夫之子孫。皆以文學

薦舉顯聞於時。有名松者。與余同咸淳太學。其父漕貢公吉德君子也。與其族連蔭接居。衣冠棟宇。歲增日益。幾無墟壤。德祐之儼。舊物罄盡。而最西一堂。與附園諸亭。獨完焉。茲非昔人所謂瑞室者耶。乃葺而自居。取大蘇公獨樂詩。名之以秀野。而新築先世所卜。以芘諸子。又剏別館。以儲美書。延碩師。致嘉客。於是居者如趨萬石之庭。游者如造鄭莊之門。余丙申歲。亦嘗道南漪。登秀野之堂。而觴詠於其中。名臺美植。曲榭文塹。一一如意。而麻姑之支峯。離羣偃行。與湖相須。駐伏堂背。畝種之田。曲尺之流。縈紆迴環。信乎其爲秀而野也。越三年。公來請記。余惟人性之感於清妍。沃溥而開朗者。近於秀。感於雄深曠寬。而惻愍者。近於野。二者可相兼。而不可以相勝。昔者仲尼憂秀而不實。亦不以野而勝。文爲美。今夫南漪之在穹壤間。不知幾千百年。始得貢大夫居之。大夫又二百年。始得公父子文學而顯。至於廢興絕續之際。天又瑞其所居以開之。是皆有數。然公方敦飭其家。清修篤守。徐行儉取。若恐傷先世二百年忠厚之積。是不獨爲淮浙偏氣所勝。而能兼有其美。貢氏南漪之澤。吾見其未可涯也。遂爲推述大略。併地乘世本書之。庶幾後人知作堂之始。

清華堂記

奉化萬竹董氏。以衣冠文雅爲吾州甲族。其枝葉散布江浙間者。爲名卿材大夫不一。而萬竹故家。獨守恬素。輕進取。有處士之風焉。余嘗過而愛之。有彥受者。於子弟愿甚。而台寧海俞出也。余與俞世舊。尤愛之。於是彥受將築讀書之堂於所居之東。而成請名於余。余取文選語。名之清華。而告之。曰。子亦知夫水

與木乎。水之滔滔而來。若是之清而不汙者。豈非崇岡激之。巨石梗之。疏治之不已而致然乎。林木之蒼然。其蔚藹蒨絢於春陽時雨。若是之可悅者。豈非以前日之凝冬沍寒。鬱薄之久。而能堅其華乎。是不難喻也。今子之質甚良。而資甚裕。良則不煩。裕則不勞。不煩不勞。則不知所苦。而懈於學。吾固願子激梗之。以崇岡巨石。鬱薄之以凝冬沍寒。使清者益疎。而深華者益成。而堅。不亦可乎。且子之宗。不爲不清且華矣。亢宗之難。不如承宗之易。進趨之有餘。不如恬素之不及。子之智似亦足以知之矣。以關西之風節。而有德祖河東之名德。而有子厚。非不爽然起於人意。顧去其初則甚遠。故不願子之似之也。彥受繼自今。問安視膳之暇。督耕治事之隙。游歌於此臺之上。不惟其清華是逸。而以其已得者。日取古聖賢之言。洗濯培壅。候異時學成而材立。交廣而名暢。然後不得已而用。則用於世爲高流。不得已而處。則處於家爲隆棟。余之所愛於彥。受庸有旣耶。

質野堂記

剡源先生幼而囂居。長而浪遊。老而羈栖。獨常常以爲異時儻得餘閒。營一區之宅於山林間。則將名之曰質野。以遂吾志。自爲斯言。憧憧然往來於心者五十年。而不能成也。蓋方其盛時。川浮驚流。陸走峻坂。鯨鯢滿前。狼虺怖後。竊自思。吾惟學文干祿。以至危於道路。使但爲尋常人。何患無容足之地而安哉。及失勢而奔逃。扶攜老弱。經涉險阻。見所過窮村鄙人。籬垣潔脩。雞犬驩睦。又未嘗不起卜鄰結社之羨。乃大德丙午之孟冬。歸自上饒。於是筋骸倦衰。世念益薄。而眼前子息。各以長大。平生婚嫁。漸就清簡。發囊

中裝舟車薪米傭賃雜費之餘。尙留三千緡。以爲陸賈分金。則不給。以爲蕭何買田。則難多。且專議興築。伐材於近岡。聚土於後麓。役工以券。而使之自食。煩鄰於暇。而量予之植。不三月。質野堂成。以次充安閣。峇嶠亭。縮軒。雪鏡。諸役。仍舊名。而增新構。前後左右。凡一百三十六楹。溪山面勢。煙雲情貌。無不欣合。桑蔬徑術。禾麥行伍。無不周密。客有在傍歎曰。先生之志。則少遂矣。抑欲以質野自晦。而未忘於名也。何居先生曰。子不觀於山川草木蟲魚之爲物乎。物之居於世。未有無名者也。草木蟲魚之可資於用也。黃帝名之。山川之著也。禹名之。惟羽毛有識之屬。能以聲自名其名者。然後人亦因其名而名之。以余之區區。持衰窮之身。託於山川。羣於草木蟲魚羽毛之屬。以爲居游。顧五十年。欲成一質野堂。不能得。而今也。晚暮。幸得成之。而得自名之。而何不可樂。而復何譏乎。客聞而愈笑。先生亦笑。因復自名爲質野翁。以記其辭於質野堂云。

愛蓮堂記

物之無情。莫如草木。然至其發於形。動於氣。而隨人之順逆。以爲禎祥妖孽。昭然有不可掩。亦猶人之一身。其行事和平樂易耶。則遇其境無非芝蘭玉樹。乖刺齟齬耶。則遇其境無非蓬茨荆棘。昔者子思之中庸。言善不善之先知。以爲見乎蓍龜。動乎四體。而商書之陳天命。謂之賁若草木。皆其證也。相臺唐伯榮所居錢塘東之圃。有池焉。植蓮其中。歲己亥孟秋。旣望。其蓮生一莖雙葩。圃人以瑞告。錢塘好事者。則旣繪爲圖畫。以相傳誇說。交游士大夫。則且將作爲歌詩。以相稱詡讚。羨伯榮。伯榮於是取周元公語。名其

並池之堂曰愛蓮。而屬前進士剡源戴表元曰。蓋有記。初伯榮盛年。懷牒而南。嘗仕矣。驅馳未幾。何有浩然之志。乃移其材謀之。可辦於疏煩劇劇者。經營池臺。位置花石。費不傷煩。清不苦寂。值佳風晴日。體中欣暢。卽扶藤而遊。班荆而休。自有道者窺其微。固以爲不減千戶侯樂。至是雙蓮生。若造物嘉其安恬。而設幻以娛之者。伯榮曰。吾則何敢居之。或者吾唐氏之先世遺澤。鬱積盤薄之久。而將發其祥乎。蓋當是時。伯榮之伯氏在海鹽通守。叔氏在南昌試宰。皆秩滿將至。而伯榮之子居安。適用中朝官薦。通籍翰苑。一門內外前後朱紫。歲時會集。左羔右雁。榮名貴祿。殆與是花相須而至。是誠可爲傳誇讚羨者也。然有一焉。蓮之德。元公以配君子。君子者之居於世。以孝友爲根株。貞恪爲附蒂。材敏爲條蔓。詞章學問爲枝葉。花藻能是矣。視浮名外物之去來。如暄涼榮悴之制於天。培覆壽夭之存於人者。吾所不願而要其定焉。彼亦不能違也。伯榮兄弟居家有睦行。洎官有能績。蓄奇書。致名士。彬彬然興於文學。是能備君子之德。而知所以居其祥矣。故爲之記。

廣心堂記

鄞剡之交有塢曰匯溪。其傍之山層盤陡矗。悍急而無停坡。其水春衝激瀉。紆繞不知幾折。而始達於匯。獨近乎儒者祥卿之居。則襟靈發舒。瞻眺展聳。祥卿遂題堂之榜曰廣心意。以爲其地當二邑之中。勢若至此而稍廣者。衆皆奇之。余獨晚而知之。蓋山將止也。當其地之中皆爲心。有百里數十里纔一止而爲心者。有不能數十里卽止而爲心者。亦有十里五里止之少而爲心者。心之廣狹。視其勢之偏全。若水則

惟山之趨。山止而止。山行而行。山全而全。山偏而偏。今夫匯溪。是當鄴剡數百里之中。爲山之適止。勢之適全。心之適廣。而茲堂又當匯溪之中。爲止之又止。全之又全。廣之又廣者也。而祥卿豈偶然得而居之哉。余試與祥卿登堂而飲。飲酣而歌。歌懽而遊。望其東之諸峯。想像唐賢皮日休。陸龜蒙。躋攀唱詠之迹。班班具在。至花臺月榭。無復存者。其西之穹林窈洞。則從劉罌夫婦。晉孫承公兄弟。所從登仙避世之道。煙雲蔽遮。不可物色。其南之荒關斷棧。鷗啼鳥噪。固當江左王謝家衣冠絲竹之窟穴。而其北之陰嵐海氣。噴薄杳靄。猶庶幾齊魯間安期生。鴟夷子皮之徒。不死而浮游其處。方當諸公功名盛時。形神炎炎。朝馳暮奔。去人何遠。而惟高懷絕識之士。揮而卻之。如棄涕唾。想其靈臺太宇。池融淵淨。略無絲毫畦畛。邊幅傳不云乎。得其大體爲大人。得其小體爲小人。夫人之所具。耳目口鼻肢體皆同。而大小如此相遠者。豈亦以其心耶。吾觀祥卿。天資瀟灑。門不輟客。軒騎惟多。心乃快愜。而遇荒歲不進產。待窮交不改愛。自盛年懷儒官之牒。不求調授。子一經不廢業。行藏去就。動有古大人長者度量。是真能爲溪山佳主人。對之兩無慚色矣。故爲之記。

居清堂記

自余歸榆林。交游益離。有故人子單允涵來。輒密窮坐移日。客情蕭然。時時取架上書。相與據爐。隱几席。簟萑薪。屢屢岸接。齷而哦之。以爲樂。一日得東漢仲長統傳。至欲卜居清曠之說。欣然會心。允涵曰。若曠則吾不能。抑願得清者居焉。其庶乎。因歸而名其廬曰居清之堂。蓋允涵家世儒。自先君子以繩繫爲

資積俸錢餽粟之入。稍歸山中。增畜廣室。閭師里胥。已從而指目其後。故但有慕於清。以爲衣食取給。而不求豐餘。起居取適。而不至縱逸。浮沈以玩世。優游以畢齒。而不翹志。願足矣。噫嘻。嗟夫。如允涵之謀。與仲長公之所歎羨。大略自無以相遠。誠或偶而得之。豈不甚幸。而人事容有不應然者。夫旣以其身得脫於官府之勞。朝市之役。又假山林田宅溝池畦苑之饒。足以養富。舟車僮役浮游釣弋之具。足以養佚。羔豚魚果酒醪肴膳之珍。足以養欲。庭闈無恙。妻孥恬適。詩書道德談詠之交。足以養素。則是王侯卿相所無之安。而神仙棲遁之流。所不能兼有之樂。而人世何以容之。且夫清之爲道。尤難於言。雞鳴而起。令耳目口體百爲。與物營營。然交鬪。回念清夜之所存。有能持而澄之。雖塵埃滿頭。泥淖沒膝。吾視之如玉雪。不然。名利一不酬其心。言動無以資諸人。縱復朝餐沆瀣。暮飲滄浪。腸胃間祗益穢濁。可醜耳。故仲長公風裁雖高。當其往來展轉青徐并冀之郊。談王說伯。何所不有。晚詣鄴臺。不免參預曹公父子機事。塵勞如此。所謂平林高臺彈琴諷詩之趣度。不過夢想及之而已。然遺言灑落。初不失爲佳士。今吾允涵。居有圖史之娛。出無簡書之憂。閉門奉養。仰力於農圃。登山遊眺。雜坐於漁牧。爲之不止。將天機日深。世累日遠。而猶懼不足於清。何耶。天惟清。故能藏光景。神變化。海惟清。故能容蛟龍。興寶藏。古之君子。至清如伯夷。方能與人無怨。其次黃叔度。陳太丘諸人。近於無戚而物畏。不言而教行。又其次方至仲長公輩。俟他日閒暇。別爲允涵言之。

余異時聞越中士大夫名其居之堂有不礙雲山之號者。心誠歆賞之。以爲山川信佳。亦必有佳主人。而後當之。余安能如王謝諸人。遂命車開道徑。而從遊其間乎。癸巳之秋。會上虞陳孔晨於鄞。與之言。則堂孔晨物也。在上虞之雪岑。青山。白雲庵之傍。聞其名益佳。余所居剡源諸山。與上虞相犬牙。孔晨雖貧。而高爽好事喜客。約孔晨歲時間。意到輒訪之。孔晨愀然曰。噫。此吾先君子南墅公之所名也。蓋先君少而處居。倚廡有南山。於廡中瞻眺爲最勝。嘗曰。是若造物驅設以樂我者。吾旣取以名吾墅矣。倘幸而營一堂以居。因其面勢。名之以不礙雲山爲宜。當是時。天下名卿。以權柄意氣得士。如江東二吳。趙信公。李制置。曾伯。皆嘗聘翁入幕。則皆致資合力成翁之志。臺閣以文字知名。如木石先生。尤端名。故參預姚君希得。則各書四大字。願揭翁堂顏。以爲之扁。江湖騷人。過客戴復古。翁賓賜。高髯。則落堂之成。往來題詩。几壁。以相讚慶。然堂雖落成。翁未嘗卽居之。凡再上襄。再度嶺。辛勤三十年。堂雖大成。而翁倦遊老矣。甲戌之事。遂不可言。又一年。上虞毀。獨此堂者。巋然榛樸中。吾兄弟不能寂而居也。於是乎有雪岑之築。雪岑在村郊空曠間。名之以不礙雲山爲尤宜。故姚扁吾存之。尤扁吾弟存之。雖亦先翁之居。而先翁之意也。始余忻然奇孔晨我輩士耳。及狎聞孔晨言。徘徊重有感焉。夫物之資於人。可以相娛。而不可以相勝。功名富貴之人。一日而無所爲。則其心不樂。日無以預乎煙雲丘壑之事。而其力嘗足以兼之。層臺疊館。翠比朱連。土石疲乎鋏鑿。林垣奪乎綺縠。以至禽蟲草木之情。震搖於歌鐘輿隸之役。而皆失其素。故雖雲山在前。目不得舒。心不暇領。則物有以礙之也。今夫越中固侯王之窟宅。而山川之領袖。前乎此時。自非

以文章氣業相求。誰復有過上虞。問南墅翁之居者。歲月幾時。陵移谷遷。彼雄豪什百千萬於我者。忽焉不知蹤跡之所在。而陳氏雲山故存。求之南山。則不礙於南山。求之雪岑。則不礙於雪岑。不惟閱廢興。通喧寂。空之而愈存。散之而皆足。而一門父子兄弟。前苞後映。東攬西襲。若雲山獨於陳氏有情者。佳哉。佳哉。南墅翁於余前後輩。余在金陵。適嘗識翁鬚眉。雪白。顴頰丹潤。每侍坐留飲。必至夜分。目光炯然。談天下事。數千百言不倦。若無老人衰颯之氣。孔晨兄弟。真能從容釀酒。作雪岑佳主人。令余忘醉。歌以附於文。黨翁高吾家。復古之後。南墅翁聞之。亦當爲雲山助喜矣。

水心雲意樓記

淳安胡天放嘗爲余言黃灘之美也。曰。黃灘南於淳安之治二十里所。背崇嶺。面雙溪。巖林澗壑之所縈盤。風煙魚鳥之所湊泊。自曾大父岳陽公以上。世居之。岳陽公既貴而徙居邑之西塘。大父桐川公繼貴。莫之有易也。然時時念念不忘黃灘焉。迨今西塘之廬。且四世。當承平時。人情以遊宦爲樂。雖西塘闔閭中。不得久處。而暇數數遠顧黃灘乎。邇來名宦事息。邑墟於兵。廬燼於燬。吾將返吾初而隱焉。丁丑之春。旣披荆伐翳。架樓十餘楹於黃灘之上。取杜子美語名之曰。水心雲意。而子爲我記之。余聞而歎曰。嗟乎。賢哉。胡君之歸黃灘。信美矣。而何以有取於水與雲乎。夫水無心。人之習於動者。得之以爲心。雲無意。人之習於靜者。得之以爲意。及乎淵停坎蓄。風起雨作。動者未嘗不靜。靜者未嘗無動。而二者卒不自知其然也。今吾與天放。以其藐然之身。三十年行乎世故之江河。而生物之息。日夜更起而噓之。陷深而莫辭。

險數而不悟。故方其盛時。視人間之可歆。艷愛悅者。莫如名第官爵。車馬揮訶於門途。僮妓笑歌於館榭。清人之姿未黔。邸吏之駕已秣。使西塘之人。咨嗟仰望。以爲不及。雖比鄰雞犬草木。亦有功名富貴之色。此如水之方波。雲之初族。雖欲不動。而不可得矣。洎夫心疲意倦。而當休也。則猷猷榮於祿食。徒步安於騶御。禽蟲之歌。險不儉於鐘鼓之考擊。丘原之陟降。不煩於筮楚之奔走。子朝出而遊於黃灘。黃灘之漁者。將與子分磯而坐。黃灘之牧者。將與子同川而飲。暮歸而休乎茲樓。黃灘之寸妍尺媚。將縱橫自獻於几席之下。此如暝雲歸山。冬潦返宅。雖欲不靜。亦不可得也。天放歸而屬好事者。用王維盧鴻例。圖黃灘以見寄。天放善爲詩。凡與天放游者。登於茲樓。多所詠述。而黃灘濱溪有一老石。盤陀可愛。岳陽公屢屢爲之賦詩。而未及刻也。余憂患之餘。比天放尤早衰。決已無復四方之事。旦夕按圖髣髴。或因而起興。得附題於諸君登樓之什。又不鄙而託名刻石之末。則幸矣。

困學齋記

丁亥之春。余識鮮于伯幾于杭。方是時。伯幾以材選爲三司史掾。意氣雄豪。每晨出。則載筆櫝與其長廷。爭是非。一語不合。輒飄飄然欲置章綬。去漁獵山澤間。而後爲快。軒騎所過。父老環聚指目曰。此我鮮于公也。及日晏歸。焚香弄翰。取數十年前古鼎彝器。陳諸階除。搜抉斷文廢款。若明日及有所須而爲之者。門無襃賚。至則相對吟諷。松竹之間。或命觴徑醉。醉極作放歌怪字。亦有足悅。余雖齷齪。驟見伯幾如此。真以爲世外奇崛不凡人也。別去五年。復來。名字黯然無聞。問之云。伯幾比來懶不耐事。閉門謝客。方營

一室名曰困學之齋。將收放心而求寡過焉。余聞之。歎曰。嘻乎。世有如伯幾之材。而待困學者乎。然如其言。自不失爲奇士。諸葛孔明高節不仕諸侯。一出成鼎足之業。其終身本志。乃云抱耒躬耕。作南陽田舍翁耳。嵇康人中龍。不以三公易冶鍛之樂。彼其雍容揖讓。進退翛然。豈無學人所爲哉。今吾伯幾。推而進諸嵇葛之儔。固所未遜。其屈折就此。殆似爲世故所困耳。夫困道尙多。伯幾不困於嗜欲。不困於榮辱。得喪之故。踰於常人。何止萬萬。就其所好。雖賢而未免於累者。而愈輕之。使如紀渚子之木雞。亢桑畏壘之說。豈不爲學之愈成哉。於是知伯幾者。皆曰。子之言於伯幾爲宜。盍以爲困學之記。是爲記。

清容齋記

鄞袁生養直。既規寢旁爲讀書之齋。而榜之曰清容。曰。吾慕東郭順子之爲人。而云耳。其所從遊之賢者。台劉君正仲。父爲友。復於伯夷。柳下惠。清和之說。以爲之銘。而書來剡源。願有記。夫東郭順子載於莊周。其事他無所從質。然如其言。則天下有道之士也。若夫孟子之於夷惠也。余嘗疑之。夫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人而至於無怨。其和孰加焉。彼子子然輕一夫之死。以與八百諸侯之伐君者異論。在周。人以爲矯。在商。人未嘗不謂之當然也。而孟子則曰。衣冠不正。望望然去之。由其道者。將入於隘。夫無怨者。固教人隘也哉。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夫子稱之曰。行忠慮言。中倫。世有言行中倫慮。而爲不恭之和者乎。蓋夫子沒。而學者傳其舊聞。微異矣。今夫袁生生於萬石之家。而躬寒素之操。處未弱冠之年。而志丈夫之事。日取古聖賢之言。味之。而學其道。而求其清

焉已。乃有所不慊於語。而容人是圖。是何生之所聞於道者過耶。道未有清而不能容。亦未有不能容而得清者也。天之蒼然。日月星辰係焉。四時行焉。百物成焉。江河之泓。百里一浸。而明者可鑒毛髮。其爲清而容也大矣。生歸而益治其學。懼不能清焉。苟爲能清。端居而家巷睦。徐行而州里遜。又益治而清之不止。滯者盡。清者安。三年而與之親者不見。喜怒之色焉。十年而與之疏者不見。臧否之迹焉。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凡生所學於古聖賢人之道。與其所言。舉無間然矣。何羨於東郭子者。而滯然學之哉。若余之愚。偶幸竊聞之。而未迨學也。且將求人之未暇。其何足以進生乎。以生之勤也。姑次第其辭。以附於劉君之末。

養心齋記

史文靖公之孫曰景文。其居第在東湖之上。間亦往來州城。與余相從如一。相善也。景文宰相家。而余癯然書生。聲骸不相敵。然遇余。傾意氣與語。有移刻不厭倦。及見余披繙簡編。塗竄鉛墨。喜而從旁歎羨。若以爲不可及。昔魏公子之於侯生。陰將軍之於井大春。風度不亦若是然哉。嘗聞一燕居之齋。名之曰養心。而求記於余。曰。吾觀世之人。好役其材而智者。何其愚乎。吾年亦高。力非弱。然而能厭之。願歸而少休焉。將求爲子之學者。與之朝游夕居。讀書以寡過。教子以佚老。吾志足矣。余謙謝久之。則復之曰。賢哉。景文。亦知景文之先。所以居東湖者乎。蓋夫東湖窮海之僻壤。而會稽下邑之荒聚也。其始不過爲農樵漁牧之居。君之高曾。擇澳而潛焉。老者知慈。少者興孝。其俗幾少變而善矣。無幾時。而絃歌唱焉。衣冠翔焉。

而東湖爲文物之區矣。又無幾時。而高車駟馬之所奔驅。朱門甲第之所照映。騶官僕從。填塞往來。笙鐘歌舞。喧咽擁沸。而東湖之富麗。通於名都會府矣。夫物氣過泄者。則當少息。人文太盛者。則將反本。今之東湖。亦可以少還其初乎。景文歸而力踐其言。使山川草木。復得涵淳蘊實。以自致於君。且余聞之。采色養目之昏。鄭衛養耳之聾。滋味服御。養口體之衰。惟以學問養心。石無憂而常安。無辱而常貴。景文歸而規其名。益思其義也乎哉。景文曰。唯唯。遂書之以爲記。

學古齋記

三吳之州。莫大於杭。其地山穠水妍。其人機慧疎秀而清明。其俗通商美宦。安娛樂而多驅馳。通衢廣陌。行如附車輪。而與之上下。坐如聞江湖澎湃之聲。竊意雖有董仲舒揚子雲。難於攻苦寂寞。而守其淵深之思焉。州域之西南。余友人西秦張仲實居之。入其門。庭除靜修。草樹深鬱。儼然山人處士之宅。先是。巴西鄧善之與仲實兄弟。交分一室共居。而題其扁曰學古齋。相與讀書玩義。理於其中。如此十年。而善之以藝選召。且由此而進。爲於時。仲實曰。我則不能。吾家有垂白之二親。貧無以奉。魚菴重使之疲勞道途。則奪其便。且吾非矯名者。萬一常調得。一郡博士。給數斛米。充養具。亦足矣。何用是紛紛爲哉。於是學古齋。仲實獨居而有之。余問仲實。子之安恬恂慤。言真而志儉。旣過他人。遠甚。抑學古實難。子之道。將何先。今且由子之學。於是齋者言之。子早起而盥沐巾櫛。焚香而振冊。則冠服鼎彝。簡編字畫。非古也。飢食而渴飲。寒裘而暑葛。與夫賓客祭祀之交接。其禮文物制度。非古也。廣而推之。出而與宗族姻戚朋友。尊

入而仰以燕其親。俯以帥其妻孥。咸獲一舉足。一出口。而步趨唯諾之節。非古也。益廣而推之。事之非古者何限。而子何以安之。雖然。若此之類。猶欲以古其外。必不可已。則又當古其中乎。故曰。學古實難。始余之少也。有意於是。功名患難。四十餘年。頭白志荒。而茫然無成。今之來杭。尙賴比鄰於仲實而學之。仲實曰。有是哉。子之言。吾將佩服之。且以諗善之。俾無忘吾齋云。

愛日齋記

吾黨之士。有復初以門功世祿。望於越。至復初之身。而脩然爲清儒。余嘗與之交。而賢之一日。屬余以其所謂愛日齋者。吾甚愛揚雄氏之言。愛日也。其書兩舉之。其一以爲學。其一以爲孝也。吾學既不屑爲今人。猶幸而及事垂白之親。而吾孝不能爲古人。則吾病焉。故取以名吾齋。以勵吾志。子知我者。幸而爲之記。余聞其言。益賢之。夫復初之云云。豈亦篤學力行。修謹博習君子人哉。然余自讀書涉事以來。平生交遊。不可勝數。自非甚闢茸無志操。誰不能爲復初斯言者。顧久而皆怠。或雖不怠。而勤所不當爲。疲心竭力。而反陷其心於不屑者。往往如是。故君子之學也。將以爲孝。而其爲孝也。不可以無學。今夫口之於肥鮮。體之於輕煖。耳之於韶美。而心志之於歡暢。此人之志願。而仁人孝子之不敢不極於其親者也。然而學道者。有不得而願焉。彼以其身。享簞瓢如羊豕。被鶉縵如狐貉。安煩習苦。則聽其命而奈之。俾其親而甘之。故有窮日之力。皇皇焉欲榮其身。朝登金張之堂。暮投衛霍之第。以從事於祿養者。此譁於名者之愛日也。雞鳴而起。操錐刀之術。日昃而不得休。至乘燭以繼之。曰。吾不爲是。則饘粥不充。而甘旨且缺。此

貪於利者之愛日也。之二人者。欲孝矣。而病於不學。蓋有欲學者。又或病於不孝。呻吟佔畢。以爲勤。組纂藻繪。以爲工。雖賢者不廢。則有資之而凌節躐等者焉。方其惜陰童齠。請益觚槧。則已心高志揚。有馳里門。凌諸父之氣。此驕於學而愛日者也。學問以去蔽。而有專精一經之士。慕蔽帷篝火之名。習持書漂麥之事。忘飢渴。迷晝夜。神癡氣耗。而其親之容顏命令。有不暇伺察焉。此愚於學而愛日者也。復初生於三公之家。長於萬石之族。今動心忍性。皆已不有其有。清修而靜虛。詳視而順聽。於前四者之事。可以保其必無。聞所居北海坂之上。有便田躬耕。有善書家藏。先大夫手搆南望一區。湖峯縈環。仰有煙林雲月。嵐晴雨之翫。俯有魚鳧鷗雁。蒲荷菰稻之適。越之姻連多良儒。而太夫人禮法家。復初出而與其徒清談雅歌。商榷今古。盡文章翰墨之樂。而披爛斑之衣。侍寬閒之燕。日喧輿軒。時節觴膳。極庭闈顏色之奉。是自古交游淵濶之不能兼者。可以不出戶限而得之。賢哉復初。亦無有頃刻慊然於心者乎。復初曰。是則吾何以當之。抑子之言。於愛日爲有助。前之可懼。吾將以爲戒。後之可樂。吾將以爲勸。遂書以爲記。

謙益齋記

天下之善。惟其不免於私之爲者。常人之所易容。而君子之所必察。然亦有心知其然。而名義之責不可加。則舉而歸之於天。何者。吉凶禍福。是非善惡。至於天。而庶幾乎各有所止矣。故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余嘗怪今世士大夫。位卑而氣高。身微而欲廣。於力之所及。爲志之所得。施一切無所辭讓。而獨矜其容。訾訾其辭。傾己以行悅於人。曰。將爲謙以求益。是果以謙而益者乎哉。是豈非穿窬之行。蠶斷之

道。而天地鬼神之所忌疾者乎哉。昔者伯益之書。蓋言之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既而推之至誠。以爲人能至誠。而物無不動。既而文王周公以來。以其繫辭而著之於易。既而孔氏之徒。以其說之大略。而發之於中庸。既而儒者禮法之家。以其道世守之。至於春秋秦漢之初。而猶以爲教。故趙文子之早慧也。而其父忍於折委筭。張子房之未相知也。而其師安於坐而受履。魏公子張廷尉之貴也。而其客敢於使之執轡結轡。是皆誠心爲之。以損抑分量之有餘。而增益其不足。非獨如是而止。吾想其時。齒於庠而貴者。猶有坐於賤者之下。而不慚也。行於途而壯者。猶有代其老者之負任。而不以爲德也。射於鄉而能者。猶有授其不能者之爵。而不倨也。於乎。是豈非天道之當然。而容可以僞爲之哉。長樂林敬與。溫然好禮。知義君子也。紫陽方先生。旣名其讀書之齋曰謙益。而重之以訓辭。而敬與復以謁文於余。余於先生之已言者。不能贊也。舉所聞於天道以證之。因以爲之記。

剡源集卷第二

記

清峙軒記

余嘗愛東晉人善清言。談之使人備備然有高世想。及出而預人家國事。輒不能盡酬其懷。然議者終以前意不相異。同曰：是固有命。乙巳春。遇高安李所瞻於冰溪之上。相與劇談此事。爲之太息。旣而諗其居有讀書之軒。名清峙。問非東晉王茂宏以稱庾公者乎。則大笑。夫庾之得於人不薄矣。起世家不出門。致公輔。聯貴姻。據要權。而身兼名賢之目。一日進用少遲。則九州四海以爲鬱子不見。夫山乎山之崑崙。上摩青蒼。下蟠無垠。然必能出雲雨。吐光景。興草木。藏虎豹。游仙真人。始異而神之。世稱瑞曰景星。鳳凰。景星。鳳凰。不得數見也。見則其時良。其國昌。庾公之清峙。人望其爲山。爲景星。鳳凰可也。庾公其能然乎。若吾所瞻。恣睢於詩書之林。頡頏於風憲之府。徐行而廉取。精思而靜持。幅巾布衣。起乘傳車。以柱後惠文。彈治道。強侯悍將。不少震撓。公休吏退。焚香閉閣。吳吟洛詠。作仙人處士。亦無愧怍。此其規模器量。雍容蘊藉。豈與夫退不忘進。進不能退。往來於功名得喪之岐者。同年而語哉。雖然。晉人猶能清言。人物如庾公。清峙猶可觀也。更後百十年。清言日微。以至於隋唐。科舉興。名檢廢。士長驅疾馳。不暇峙矣。吾與所瞻。

生於百世之下。百世之上事。無庸深議。所瞻之鄉。有三劉先生。清風高節。過庾公遠甚。暇日約所瞻。登石龜峰絕嶺。踞畏壘。臨滄浪。誦冰玉堂之詞。歌廬山高之篇。以爲樂。以附於古人。班荆傾蓋之贈。可不可乎。所瞻曰。唯唯。因以爲記。

容膝軒記

始余讀書。則嘗想像古人居處服食。動作百物之態。以質諸書中之所言。合者以喜。不合者存而求合。然後已。出而語於人曰。如子言。則當席地而坐。汗竹簡。科斗書。編韋而讀之。而後可。又益求不止。則夫是棟宇衣冠飲饌者。將皆不合。而子豈不爲怪民哉。余曰。孟子之論友也。先論世。而學禮者。道古昔。稱先王。豈曰。吾具耳目口鼻。四體儼然。但當爲今人也而已乎。自爲此說。與世之人落落不相同之日。亦已久矣。而終未悔。會稽孫君凝。字德夫。築別室於寢之東偏。聚古聖賢人之書。以學於其中。命之曰容膝。余聞其名而思之。蓋聞古之君子所以居其躬也。勞矣。雖一欠伸。一俛仰。而不得肆也。其揚之有次。而動之有業。聚之有分。而息之有時。凡其得專席安車。凭几杖而休者。惟老而貴。若爲師者爲然。餘人則否。而士非其世家。若秀孝有聞於上。則何能脫乎沾體塗足之勞。而近於冊書琴瑟之事。若今之士。職未離於子弟。而享父兄之安身。爲匹夫而兼封君之奉。不賢者在所不論。賢者亦不過飽食放言於禮法之外。故夫昔之有爲容膝之言者。體已若少倨。然非三代學士之所得行也。又嘗下之而論。則昔之抱膝而歎者。今之道家導引之似也。昔之膝行而謝者。今之禮家匍匐之似也。其云容膝。乃近於今浮屠家趺坐而儒家反以爲

非禮者也。於戲！以三代學士之不得行，而今得行之，以吾人所笑以爲非，而或以爲是，是可不思其然哉。然余竊嘗聞之古之學者，左圖右書，國家以來，士大夫好事家，往往猶能置圖畫於壁牖間，暇日賓遊者，至卽與之左窺右索，以徵古事之所由起，故談笑動作，皆有本末。孫君世家，詩書多聞而嗜學，方今棄軒裳，薄城市，而爲山人處士之事，望其居，清氣蔚然，傳不云乎，禮失則求諸野，他日，余也力作之隙，踵門而來，俯身而請，儻幸惠然教之，君曰：吾固願聞於子者也。盍書之，以附於吾說之後。軒成之明年，剡源戴表元記。

餘軒記

鄆程士安佐浙東元帥府，於明公退，不忍棄其餘，日讀書以明理，畦所居軒外餘地，種蔬以給食，而問軒名於余，余名之曰餘軒。安逡巡而笑曰：吾之問子，義止於是乎。余爲詳言士安之起居出處，所以資於餘者，以告之。人之居世，必有事焉，以勞其心思，而役其筋骸。古之君子，自孩童以上，糞除趨走，絃歌舞蹈，弓矢羽箭之類，及諸賤事，無不嫻熟，故平居多勞而少疾。一旦驅之臨煩處劇，則亦無趨趨畏懦之色。餘於身也，齊民之倫，莫貴於士，爲士而不識其事，憤焉與凡民何異。豈獨不異，仕而糜之，則反以爲賊，不仕而儕之，則反以爲蠹。山林草謁之徒，足未嘗履官府，而憂人之憂，急人之急，魁然負廊廟之望者，餘於識也。以醫藥者，不習則殺人，以沒泗者，不習則殺身。政之禍福，危於泗，而人之習之益鮮。羣居象養，不知衣食之所自來，況復餘事，今以一人耳目之聰明，坐於五流四民之上，而指揮布置，縱橫左右，人人

不失其所欲者。餘於政也。谷容澗。湖容谷。瀆容湖。海容瀆。閩隘隘夫。扶背嚙齒。出橫逆以挾人。至於大人長者之前。如飄風然。蓋有有道之士。以容一世之人而未足。觀其胸次。休休焉。若可以容天地萬物者。餘於量也。才支一時。智周終身。是能及其所知而止。惟德無所止。堯舜垂文章爲永世法。禹之水功。稷之農勞。仲尼之儒道。衣被長育。且累千百年。天之助之。人之味之。亦累千百年不絕者。餘於德也。士安生於齊魯諸生之宅里。衣冠翰墨。今爲許洛通才。盛年方出遊大藩府。於學何所不該。於用何所不給。鉛槧俎豆間事。不可不問而悉也。抑此五餘者。其毋忽忘乎哉。士安唯唯。因書以爲記。

省軒記

大名王麟伯官蕭山。三年秩滿。當北歸。留行過余於吳。見諗以其所居之省軒。而求言以爲記。余惟麟伯自其少時。則既知誦習於聖賢人之書。長而能遊。則及接識天下之名卿賢大夫。游倦而仕。則又能行其所知。而無愧於百里之民。是其平生本末種種。皆非流輩所及。顧方兢兢然。願內自省焉。豈非厭時材俗譽爲不足喜。而求庶幾有見於道乎哉。抑余區區之恐。雖不足以助麟伯。姑嘗試爲麟伯誦其所聞。而麟伯亦嘗試爲余聽之。蓋余居山。知天台華頂三十六峯之險且艱。而山中之往來而行者。未嘗病也。問行之人。則山之縈紆。屈曲。低昂起伏。嵌窪偃突。雖陰暝霾晦。而一能識其處。他日其人與羣兒戲平陸。白晝驟焉。又嘗行大川。凌震澤。浮揚子。見舟人駕扁舟於溟茫洶湧。吞天浴日之濤。目無留瞻。而手無停操。人爲之震眩失措。而已方夷然不自以爲勞。及乎篙休載輪。放意酣臥。而漏生其中。此省與不省之說也。

今夫吾人以其邈然之身。行乎世故之風波。而歷乎人情之險阻。功名利祿之誘。噓之於外。妻子饑渴之迫。驅之於後。此雖欲省。且不得暇。而顛迷陷溺之憂。何由而免。故古之人。居則必有盤盂几杖之銘。以省於視。動則必有珩璜琬瓊之節。以省於聽。納履也。必有絢。以省於步。飲酒也。必有禁。以省其量。御省於嚮。立省於珮。交際也。省於辭令。侍命也。省於容色。齋戒也。省於舛蠻。寢息也。省於夢寐。此猶曰。平居暇日。常情恐懼云耳。古之學道之士。稱能省其身。莫如曾子。曾子垂沒。啓手足。自謂能全而歸之。而小人姑息之愛。方見慚於執燭之童子。蘧伯玉能悔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而能自儆戒。其高年卓識。無一毫衰頹昏憊之氣。則其精力剛強時。從可知也。麟伯之齒。方少於余。余也蓬蒿之資。俘獲之器。身不待恭而卑。語不待簡而訥。而麟伯居處。象養聲實。皆厚於余。以余之猶不敢惰也。而麟伯安得泰然無虞乎。惟各不至於白晝平陸之蹶。篤休載輸而漏其舟者。幸甚。於是麟伯謂余之言。慙俾書而刻諸省軒之石。

清茂軒記

剡源在雲山。與四明洞天相爲犬牙。異時避世幽棲之士。蓋多有之。而故家荒蕪。遺牒散落。余嘗恨之久矣。獨所謂大雷山者。嘗爲唐賢謝遺塵所居。其名著於騷人墨客之賦詠。蹤跡宜可考見。然剡源有兩大雷。東西相望百里。皆在萬山之中。人跡罕到之處。余亦無從深覈其何以也。兩大雷之下。皆有石門。鐵壁平立。湍流貫之。因而謂之門。而在東之門。適去吾家不遠。余旣來爲農。時時以賤事往來其間。門傍有龍洞。間隨父老。禱謁水旱。頗愛其土狹不枯。山窮不悍。雲泉蔽深。竹樹蒼密。私以爲謝公之居。庶其在此。訪

歷其聚。則梯高以飛宇。夷凹以展圃。青簷堊垣。斷續隱見。謳謠之聲。忽出林莽。嘻乎異哉。有毛氏子震卿。秀整而業文。其廬獨當溪山。偃薄之會。蓋毛氏自曾高以來。世稱寬厚長者。至乃父始以詞賦薦名於鄉。而上諸天官。於是招延賓客。儲蓄異書。闢一軒於燕居之左。名之曰清茂。余每過之。酌泉而歌。席陰而坐。爲之徘徊忘去。殆不獨以其居也。嘗卽軒中所見問之。子知子之軒之名之所從始乎。夫斯泉之水清矣。泄而達之。可以至海。有不失今之爲清者乎。亦有未至百十里而止者乎。斯林之木茂矣。望之蔚然可悅。追而致其材。有中爲九筵之室者乎。亦有取而爲雞豚之柵。猿狙之棧者乎。是不可得而知也。今吾子之居於此土。幸而無四方之事。力農以美藏。量材而慎出一七之餐。必勞而後食。一武之地。必視而後蹈。吾見祖父隱於農耕。而子孫資之以爲達人者矣。未有旣爲達人。而子孫得返於農耕者也。何者。其先之善抑鬱於隴畝之間。百年蓄之。故一日發舒。而不以爲暴。及其貴盛。服飾鮮華。輿御美倩。恥於素所僻陋。而求遷之。已散之。朴一決而不可復收。勢無足怪。吾視子之志與年。皆不可及。顧方閭閻愿靜。若有所耽於勢祿之外。而余亦倦遊。駸尋老矣。其獲免於前之云云者哉。震卿聞之。灑然而喻。曰。幸甚。然必書之。以警來者。遂書以爲記。

恕軒記

東平程侯士譽。爲通守於吾州。和以承長如兄。禮以接士如賓。恕以恤民如子。嚴以馭吏如隸。而獨於姦魁。俠徒。譁黨。貪類。疾之如仇。每臨廷發政。心平氣爽。春暘容煦。而一得其人。則研窮鍛擊。不貸絲髮。逸者

門禽稽者窟考。由是平時世家根連爲惡之胃。收蹤改業。一國稱快。而不得志者。亦狙伏而伺。暇日。余嘗過其退公之居。見室顏之扁。曰。恕軒。余請之。曰。得無意有所抑。若古人佩琴服韋之比乎。夫恕之爲名也。約而其道甚廣。儒者蓋難言之。而人情之剛柔緩急。與夫處世之拘通。行事之寬猛。尤不容以一概。其至大要則嘗苦於利害喜戚之不能相知。一不相知。連牀隔於楚越。同氣疎於途人。而況持三尺之法。以臨一州之民。勢邈而分懸。情深而貌峻。而欲興其所利。除其所害。就其所喜。違其所戚。戛戛乎難哉。故善治民者。嘗先於以身推之。曰。吾之未來茲邦也。因居於家。吾爲長於家。而患承我者之不吾和也。故推之以和其長。吾爲士於鄉。而懼接我者之不吾禮也。故推之以禮其士。吾之居廛。見吾之鄰。有爲民窮而無所告。而有司不之恤。吾非之。故推之以慈其民。吾之居位。見爵官貴將。幸有權而爲吏控持。以暴其民。而不能馭也。吾嗤之。故推之以嚴其吏。至於姦魁。俠徒。譁黨。貪類。天道之所不容。公法之所必誅。自吾有知識。則心誠嫉之。推之他人。其誰謂之不然。故於文如心爲恕。人之所欲和。所欲禮。所欲慈。所欲嚴者。皆吾如其心而欲之。人之所嫉。吾亦如其心而嫉之。察之於身。驗之於事。習之於家。行之於國。蓋無往而非恕也。且虎狼不遜。羔犢不育。蓬莠不除。禾黍不興。姦魁俠徒。譁黨貪類。不清。良民不寧。爲長吏者。惟能於此有所不恕。然後能行真恕。故曰。仁者必有勇。又曰。惟仁者能惡人。堯舜之罪四凶。周公之懲荊舒。刑管蔡。仲尼之誅少正卯。其爲恕也宏矣。而於政何所傷。於侯之意何所當抑。而余復何所贊其辭乎。於是侯聞之。愴然而喜。肅然而興。曰。美乎。子爲善言人情者。其遂爲我記之。

蒼翠樓記

宛陵多名山人。以李太白所愛遊。常常誇談之。然而其州多平岡淺陸。城居者初未嘗得山而玩焉。出郭西七里。至王敬叔之居。則宛陵之山。四面集於其門。近者盤旋。遠者鱗峴。而敬叔之居。自其先君子所植古梅老桂。修松茂竹。陰森蒼翳。儼然幾如雲門石洞。有一樓橫竅其巔。尤與山稱。敬叔既取太白詩語名之。曰蒼翠樓。而從余索文以爲記。余惟天下之物。凡其不能忘情於榮辱成敗者。往往須名而行。名榮而榮。名辱而辱。名成而成。名敗而敗。然其得之也。必各顧其分。故季氏強大夫也。不得越境。而有東蒙孫叔敖。賢相也。僅敢取寢丘之陋封。惟夫高曠奇逸之人。無求於時。不拘於物。彼出林草野煙霞泉石之具。又非人情之所爭。物論之所禁。故可以多收橫取而不較。若今蒼翠樓之託於太白。是已。方太白之來宛陵。出於一時飄忽。神馳氣跨。不可測識。而宛陵在江東。古爲衣冠玉帛往來駢集之地。想其名王貴卿。車轍馬跡。處處而有。今千百年後。乃知太白獨常遊之。甚者。雖非太白所常遊者。亦欲扳挽其平生辭藻。而及於乎。是豈不以其人耶。余觀敬叔。天資明爽。不耐羈束。時時幅巾野服。瀟散塵外。居家資產不能致百金。而常好客置酒。酒酣。與其兄弟高歌朗吟。下筆皆無俗子氣韻。似此輩流。固當爲太白所許。頗恨生晚。不及識其先君子。而規模蹤跡。家風井井。已略可以得之矣。

充安閣記

剡源翁居不能二十楹。界其中之後。垂蔽之以爲閣。冬舒其簾。夏達其牖。溫涼晦明。時闔關之。以趨便焉。

人皆不堪其隘且勞而翁居之彌安。家無浹晨之儲。兼金之值。而有書一車。悉取而陳諸閣之四旁。坐閱而臥諷之。左右縱橫。充然無不滿之處。因命之曰充安。嘗歎曰。昔周元公有言。君子以道充爲富。身安爲貴。我不敢希其人。而希其言。可乎。然雖名之久。而猶疑之一日。忽悟而笑曰。吾所以疑於元公之言。豈不以富貴爲美物。而不敢居哉。夫聞其名。猶疑之。而遇其實。將如之何。是故不可以無學也。今夫余也。固刻山之鑿人也。而昔之當仕者。亦余也。有仕。有不仕。而余一也。昔嘗見有乘車而行於途也。其不乘車者。相與羨之。他日。逢大官於途。則其乘車者。先俯然下之。豈不以其尤嵬嵬哉。等第而充之。人之相羨。無有紀極。而山林道學之士。非而訕之曰。是俱不足爲吾道者。若是者。亦高矣。又有遺世忘物之士。笑其爲高者。曰。彼自爲彼。吾何以存於口。而非訕之爲。我與之俱行於途。如壯夫之觀優。不怒不悅。如飽人見嬰兒之珍其餅餌。不嘔亦不唾也。然則余今之鑿。爲何所失於余乎。余行四方。而不知田疇稼穡之事。今始力而爲之。而筋骸已疲。不可勉強。顧吾居之左右前後。無非農者。而余安得偃然獨辭其勞。呻吟偃僂。一年而知其候。二年而通其業。三年而寒暑燥溼。欲與之俱化。每至釋鉏解笠之暇。人休乎充安。意挾一冊而披之。見古之高人勝士。如鷓夷子。皮張子。房之徒。辛苦兵革之中。晚暮脫乎不測之險。遺其千金相印。幾無所適。欲如余之徜徉鄉井。棲伏原圃。儵然爲無名布衣。而不可得也。見申屠蟠。司馬德操輩。遁於喪亂。全於貧約。若可以無預人事。而身居名賢之目。其風采爲四方人士之所走集。欲如余之交疎黨棄。指議不及。仲眉縱足。於是非臧否之外。而不可得也。見皇甫士安。王仲淹。幸可以充默自容。而何用著書以取名。

於時見諸葛公房喬丞相起。歔歔而騰風雲。歎其忠勞以沒。而惜其子孫。遂捐家世耕漁之舊。以輕其身。而余於是關心無遠馳。業不他慕。時勤而作。遇倦而息。屈伸偃仰。以舒吾體。周旋涉歷。以散吾目。環堵之內。方寸之小。而山海衆物之藏具焉。宗廟百官之美寓焉。古今九州萬里之交聚焉。當其氣快體適。何有乎王公之尊。何睹乎宇宙之廣。何慕乎千百世之下。名余爲何人哉。而況乎人間區區。飢寒得喪榮辱之懷。何足以空言言。以是爲充安。於元公之言。可乎。不可乎。且吾關吾名。而又何疑。不可於他人耶。言畢。諸兒置書執筆。請曰。翁今之言。大於韋絃。不可以無識也。豈惟翁自命之。其有所教矣。遂書於閣之壁。

松風閣記

山陰王德玉之居。在州城之東隅。因臺池之秀。林丘之勝。橫俯之。以爲閣。而名之以松風。旣乃以諗於余。曰。於子何如。余惟山林風物。耳目情態之殊樵。夫野客能深知之。而不足以爲樂。江湖市朝。涉於世者。忽然得之。足以爲樂。而不能以深知。若余者。庶幾知而樂之。而德玉庶幾聽之。今夫松風者。其初發於陰巖。撼乎陵丘。當夫天地閉塞。萬物枯槁。鳥棲獸藏。路無往來。沙石爲之飛走。林谷震而驚恐。則是風也。衝撞叫呼。觸者容傷。當者膚摧。非夫堅全而不慮。靜密而自重者。鮮不撓焉。若是者。特適遇其怒耳。及乎委蛇而休。優游而行。春和氣明。人禽熙恬。山光野聲。相爲清妍。則是風也。徘徊乎卷阿。周流乎平林。昂者爲舞。偃然爲笑。雖培塿叢薄之間。可以暢意自樂。而況於翹翹者乎。若是者。又適遇其喜矣。乃若驕霖欲收。稚暑方壯。潛居愁霑。幽伏畏喘。千金之子。環堵之夫。鬱鬱不得免焉。颯然微涼。幕舉襟啓。開牖而視之。則蒼

雲扶疎。清蔭如屋。纖塵不搖。百竅猶默。而脩脩濛濛。已爽焉。若游清冷之淵。而餐沆瀣之漿矣。當此之時。可以投壺雅歌。可以抱膝長嘯。可以偃息。可以笑傲。若是者。可謂樂之極。遇之至。而世言松風者。庶幾乎得之矣。今夫德玉居有紛華喧囂之厭。出有功名進趨之恥。清修而強學。虛心而敏事。視人間之得喪休戚榮辱喜懼。豈有以異於寒暑之變。顧吾所以堅忍自持。逍遙內得。小失意而不遷。太獲願而能止。亦有以遇於適然之遇。爽焉之樂者乎。古之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彈琴著書。飯蔬飲水。以爲榮於軒綬。甘於鼎俎者。用此道也。德玉肄習之暇。登斯閣也。想斯名也。必有灑然於中者矣。德玉曰。是吾樂也。抑吾願與客同之。遂以爲記。

拂雲閣記

貴溪道士盧明仲。旣創築玉清觀於所居廬峯之山中。卽其上游。架一閣焉。以栖心放目。而取於物之至清而至高者。榜之以拂雲。而徵記於余。余異之曰。噫。有是哉。夫雲發於微茫。散於冥濛。而反於虛空。來不知始。去不知終。其無定止若是。而欲取之。以爲清。以爲高。蓋人之強名其然而然。而雲豈其然乎。且吾居於山。頗知雲。請爲明仲彷彿言之。而明仲亦彷彿爲我聽之。蓋余之昔也。嘗健游。倦歸而迷其鄉。望望然千步數百里之外。以爲雲皆在墟市井落。而雲無有焉。又千步數百步之外。而望之。以爲雲在林薄藩攬。及至郊陌藩攬。而雲無有焉。又千步數百步之外。而望之。以爲雲在林薄崖谷。夫自墟市井落。累進而至林薄崖谷。其取於雲彌近矣。就而卽之。雲終不得而有。何也。雲固與人相得。而遂欲記而取之。則不可也。

人之求有見於道。亦猶是焉。彼道游而忘歸。迷鄉而不知求者。姑置勿論。幸能歸而求之。其初焉不至。以爲在言語章句。求之言語章句而無之。則以爲在名物度數。求之名物度數而無之。則以爲在居處動息。求之言語章句。則墟市井落之類也。求之名物度數。則郊陌藩籬之類也。求之居處動息。則林薄崖谷之類也。人之求道。而能擺落言語章句。超脫名物度數。一取之居處動息。用力也精。而見功也敏。賢於常流。何止萬萬。抑豈居處動息。明仲登斯閣也。澄觀反視。凝思靜察。一窗戶開闔。一几榻縱橫。一巾幕張弛。無非道者。豈惟一雲一泉石俯仰。一草木卷舒。一禽蟲語默。無非道者。然就而求道。種種皆不可得。是雖君家計然之智。不得而推。莊周之辯。不得而悟。而余也。當復爲何言乎。明仲居山林。久泊然於世。無奔競意。性篤孝養。一母老矣。廬西峯下對之。若不忍晷刻離去。當世所尊尚清高有道之士。非君輩其誰。

潛窩記

剡源之徒陳生養直。題其居曰潛窩。客有疑之。而言於剡源翁曰。陳生年方強。氣方開。而遽從事於潛也。何居。他日閒暇。以問生。生曰。彼客者。安知吾潛哉。吾之潛有三。吾之幼小。爲子弟於家。懼倫類之不通。而疎於禮。而願潛於學。長涉世亂。懼憂辱之切其身。而願潛於名。益長而老。且及之。無以傳永遠也。而願潛於德。爲窩而揭焉。朝出而履其外。吾思之介介。夕歸而寢其中。吾憂之冲冲。起居食息。凡惟是三潛。不敢置。而何有於客之云云哉。始翁以避地西來。幸與生家交故舊。謁館息止。於時見生雁行間。步驟峭楚。旣而隨諸兒受書稟業。知見日聳。然私心不過以翰墨事相待。行藏離合。忽然不知光景之變化。迨茲聞拒。

客語爲之爽焉自失。蓋翁之於潛亦習之五十年而猶恐不至者也。乃以其意作詩三章歌之以廣生。一歌曰：生誠潛於學兮，寧惴惴以行其朴兮。毋嘵嘵以爲覺兮。再歌曰：生誠潛於名兮，春華之英英兮。須風霜以成兮。三歌曰：生誠潛於德兮，薄取以厚吾宅兮。抑貨而不獲，姑緝而食兮。歌畢，因書於窩之右方，以爲記。至大己酉季冬既望。

壽樂行窩記

始余兒童時受論語至仁智樂壽之章而疑之。有老先生教余云：人惟無物以累其心，則壽樂生。余時愛其言簡而終不解。蓋自涉事以來，行世故苦樂榮辱四十年，然後知其言妙於理也。今夫人之居世，雖強弱勞逸不同，而年壽之量大約皆可期以百歲。富至於萬金，貴至於卿相，與夫陋巷一瓢之貧賤，充其所求，亦各有以自樂。然得於天者，或失之於人，得於人者，或失之於天。故山林虛曠，矯世之徒，爲莊周列禦寇之學者，寧不願久生富貴以爲高。其說曰：人壽則多辱，南面之樂，不如泥塗之無憂，而市朝沈溺之士，至於服金丹，信方士，以庶幾長年不死，幸而苟存，又不過馳騫貨財，聲伎狗馬宮室之區區，以肥耳目之慾。余以爲似是之類，殆皆過也。惟無物於心者，則不然。其中休休乎如山之無不容，而造次顛沛不可得而遷也。其外油油乎如水之聽其所趨，崎嶇百折而亦莫之礙也。由是其心雖不期於壽與樂，而二物自至。雖不必辭之以爲高，而二物不能爲吾累。此仁智之道也。古睦邵德芳少壯與余遊太學，同業，選禮官。仕銓曹，同年嘗被檄考兩浙進士，同寮。當是時，意氣軒軒，殊自喜。既而隔絕，不相知。余窮居海涯，而德芳

離其本鄉。僑居松江五湖島。岐幽迥之處。邂逅客遊見之。蒼顏白髭。無復故態。與之坐連日。咨嗟抑鬱。可憐之語。一不出於口。問其居之志。曰。吾家睦也。有先人之故廬。嘗竝西築堂曰尋樂。竝堂爲亭三。前二後一。可以休息。可以遠眺。今居松江。未之能樂也。而不敢忘。姑彷彿其大致。爲一堂一亭。以寄吾思。而將榜之爲壽樂行窩。子以爲何如。余喜德芳之德有成。行乎世。故苦樂榮辱。隨其居而安之。而無所累。與余之心合也。書前說以告之。因以爲行窩記。

芷屋記

鄉友范龍友字雲仲。嘗以芷屋名其居。而從余謁文以爲記。余嘗問之雲仲。屋凡數楹。種芷若何。雲仲曰。吾竄人。未遑於是。姑有託於騷。而云爾。余聞其言。竊有感焉。蓋余少而喜騷。私念其居近市囂隘。故嘗思爲楚人飄蕩淺說之辭。冀援以自廣。旣而思其所服食。思其所佩襲。思其好樂。思其寄託。獨恨與屈大夫同生江南。而騷中草木名字。往往不能通解。豈由湘浙風氣土俗不同。而然耶。久之得一官遊楚。日與楚人博物通文字者往還。舉而問之。其茫茫不知。去吾浙人無幾耳。余然後始大悟。夫學騷人無庸以名物爲主。亦聊取其志而已。然方是時。不免爲科舉利祿之役。旣以不資之身。爭得失於千萬人喧呼之場。衝風露。冒暑潦。跋涉一千里水陸。以干斗升之粟。此何足與語屈大夫之風哉。邇來形顏憔悴。氣質變化。異時隻言片語。所探掇於騷。以爲娛者。油然觸心。不知百憂之集。則聞雲仲之言。豈不亦有不期而同者乎。雖然。雲仲之言。雲仲之志。余所嘉而慕也。而名不可以無當也。余近所居山麓旁。多閒壤。頗欲規數十

百弓之地爲一藥畦。聚衆芳而環蒔之。四時攀玩葩條。搜摘根實。以遺老寄窮於其間。因念楚物如江離。杜衡。蘼蕪。宿莽。蘭蕙。菌之疇。猶可以類取。惟芷之在騷。是不一族。曰辟芷。曰白芷。曰白蒨。曰芳香。曰藥。蓋皆芷也。然則是物宜江南最多有。而最不易識。雲仲誠有之。則幸以見餉。以補山中之缺。顧芷不難致。而余畦成未有期。恐亦與雲仲之屋相類耳。雲仲笑曰。姑記之。

擬晉山房記

集賢學士河東李公士宏。以好書名天下。稍暇。則取晉右軍。縱筆擬爲之。所居山房之窗壁。几格。硯席。諸供具花物。皆奕奕有晉氣。由是以擬晉題其顏。而介所從遊。以徵言於余。余始聞而疑之。以爲集賢公之居。切邇中朝。旣以文學爲眞侍從。出又爲賢二千石。摧強扶良。拯飢約。興廢墜。去之旣久。而能使其民詠思之不忘。是於材何所不具。於古人何所不可至。而專取晉人書名以自擬。何耶。噫。嘻。嗟。夫。天之生斯人。與之以聰明藝能。必將使之有爲。以用於世。而人之耳目手足筋骸精力。苟不時時役動勞苦之。以發散其昏滯。則血氣不行。而疾疾生焉。故古之君子。生而無不精於賤事。及閒居偃息。投壺也。以習於射。歌詩也。以肄於舞。以至干戈。籥。簫。琴。瑟。算數之類。無所不學。膏刀簡牘。雖非如後世之妍。毫。媚。墨。亦往往求通其說。而盡其用。一旦猝然起之。臨戎出政。則亦不至有怵怯齟齬之態。秦漢以來。此俗猶在。黨。綱。興。而士始以清虛爲高。視人間事。一切糠粃之。若不足爲者。晉氏遂東。風塵迷目。始眞無所用力。而各獨以其書傳。右軍在當時。輩流中。傳最甚。雖書之工。亦緣其人。冲懷妙識。嘉謀靜操。有以相挾而爲之耳。豈惟右軍。

令他人皆如王敦郗超等輩。千載之下。望其遺迹。將棄唾不暇。又豈置齒牙哉。今吾集賢公。生於興盛之朝。而據乎逸爲之會。其起鵠舉。其止豹隱。萬萬不當以丘壑自局。翰墨一事。未之能忘。蓋優哉游哉。聊以寄意。偃仰爲適而已。而謂可以窺公之杜德機乎。於是知公者。翕然而同辭。以爲余之期公。與公之可用於世。誠不但若是而止。請書以慰公。而且爲公勉焉。

